

三十三

壽

12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一

炎興下帙二十一

起建炎三年二月三日
壬子盡十一月庚申

維揚巡幸記曰建炎戊申冬自鄆濮相繼陷破之後金人橫行山東加以李成諸寇乘亂為孽不可悉數是時黃潛善濫秉大政汪伯彥繆居樞筦裁處亡術探謀不明未嘗得諸賊要領亦恬不介意是致胡寇奄至亡以應敵十二月十九日黃潛善遷左僕射盧益知樞密院事當是時泗州屢有警報而朝廷諸公謂小盜易為殄滅或曰李成餘黨足畏也先是李成後軍在宿州叛去成以追奔為名遂與俱合朝廷遣劉光世出軍討賊

光世既至山東與成接戰王師屢至敗績賴統制苗傳
力戰得免成軍遂潰擒賊將數人而成一軍俱走光世
不能得但以所擒之人歸行在光世復加檢校少傅而
李成之釁未能除也及是宿泗之報人皆指為敗亡之
餘番寇知朝廷此意亦多偽稱李成之黨以緩我師而
執政無知果墮其計至正月三十日夜得泗州報云三
十餘騎偽詐蕃裝見已殺退乃以所得泗州首級器具
俱來是夜朝廷愈倉皇內廷所有通夕殷挈早駕舟河
岸居人惶怖罔知所為上欲即時南去而潛善力勸云
且俟探報得實渡江未晚也上然之少頃又傳只是閣
僅自反已即時梟首訖然僅之反也本由遇番賊其師

不利遂有此作而番人聞僅之反罔有為已抗者故乘
勢而來更無迎敵之師長驅抵淮口是日行在遣兵自
西門出赴淮口禦敵以劉光世統之然事出倉卒皆聞
風而遁維揚居民挈妻孥而走者十室而八爭門以出
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金銀價驟長至數倍在職百
官皆欲奔竄尚未知的實故且觀望事勢待從聞至堂
中間之潛善伯彥二人俱對以自處諸公不須慮也百
官既聞此語乃相慰諭以為知事實者無如宰相今既
所云如此必不可輕動百姓聞之亦以為然及患出不
虞皆喪其家屬故自貴及賤亡不歸怨潛善至於切骨
蓋有所致而然也是夜江都縣前太火初二日居民般

挈如前金銀愈貴行路之人摩肩疊足是夜城中火起
凡三四處初三日已刻得天長軍關報始知番賊已到
上聞之乃被介胄走馬出門惟五六內侍及護聖軍數
人隨駕更無扈從上天性慈仁亦不訶止百姓第與行
人並輿而趨觀者無不駭嘆當是時潛善伯彥尚在堂
中會食或有問者猶以前言告之及堂吏來告云駕已
輿矣二人乃始趨出自鞭馬而走亦無前導之人是日
官員百姓出門致死至於相籍比之前二日復數倍矣
至申刻番人已到揚天橋應係官私搬載什物舳舻相
銜無慮萬計悉為虜人所有是夜揚州火發凡三十四
日賊至瓜州人民未渡江者尚數十萬奔迸墮江而死

者不啻大半婦人無貴賤老幼悉被驅虜不從者殺之
所不忍見金銀珠珍玉帛委棄江畔可掬而取小民或
就官經得金銀者不以多少但足為渡江之費或渡一
人得三百星者舟子為富馬初城中得邊報人奔出城
者皆以得舟為利蓋老幼不能行或登舟則以為得所
無何阻於堰間得渡者百中一二而已及是番人驟至
一網俱盡死者葬於魚鱉之腹生者墮於胡虜之手王
侯之族婉冶之容盡流異域摧陷殘賊豈可勝言至于
官府百司案牘俱為灰盡片紙不留上至乘輿服御亦
皆委去兩府侍從或身死兵刃或家屬散失往者皆是
大卿黃諤至江下軍人見之呼曰黃相公在此自馬上

牽下鐐方辨其非言未卒而首已斷矣未幾史微繼至亦為所殺李待制處遜同時遇害給事中黃哲方徒步而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黃唐傑與弟唐俊皆溺死是時官屬性命不保者十蓋六七而眷屬不救者又復倍之先是上每以北方不寧為念嘗面諭黃潛善令左藏庫銀絹帛不若搬赴江寧府以備不虞潛善曰如此恐搖百姓且姑待之至是兩星不存應係上即位之後四方捧表貢獻禮物所積甚多金銀絹帛亡慮數千萬一旦皆棄蓋由執政不得其人又如建炎之後所在調發及行在蒐簡軍士所得精銳亦可十數萬僅得人以為之用自可無敵夫何倉卒之際靡有統率盡為

棄甲曳兵之人及王師挺身渡江此曹往往相率為盜所有得渡江者亦失其父母妻子曾無親上死長之意所思者為亂而已當是時橫行恣意亡敢誰何者惟兵為最豪悍城市貨賣或至橫持去得不得不嗔恚以為幸矣是日駕在鎮江聞賊至瓜州即時起發當夜至丹陽晚頓次日駕興起鎮江城居民奔多至棄其家屬當日軍人百姓乘勢為亂至斧人家門戶持刀入室公行劫虜什物錢帛填委街衢亡敢主之幾至大擾自是之後人民南來扶老挈幼如蜂屯蟻聚父母兄弟妻子多不及見相為哭泣遍滿邑路聞者莫不痛心疾首怨憤之氣達于上下初五日駕起丹陽至常州晚頓是日百姓

離丹陽多由僻路而行取便邑至毗陵是夜招安人丁
進縱所部兵自後路遮截行人肆為劫掠賴太尉王淵
在常州領兵至進聞之欲引衆亡入江東淵遂傳令云
赦進之罪復令來加以慰諭令招所部兵隨淵至常州
淵數進負國之罪叱斬之籤其首以徇於衆人皆惕息
初六日駕起常州至無錫晚頓是時宰公以供應如法
居民不動上頗稱善初聖駕之起鎮江也後軍所過之
地無不殘劫人以為戒故前期搬挈入山迤竄以避其
亂凡州縣場鎮井邑之地罔有一家敢開門以居故軍
人過之愈肆殘害人家所藏輕重之物不可移動者皆
為屏弃如米鹽之類所取之餘則棄諸衢與糞壤無

異官務美酒傾滿地洋溢可涉凡所經處則烟炎巨天
地焚十室而九所存者徃徃亦不足蔽風雨矣至如常
州城中亦皆關閉無有所在者州官有棄官職而遁者
知府周玘每日與二年部官居城南報恩寺取南門出
宜興雖名為不棄城竇欲為逃遁張本也初七日駕至
平江府雖聞民間或私遁然商賈貨物如故上至府中
始免介冑儀衛稍增信宿乃起駕既起蘇州乃留右丞
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彈壓城中初十日駕至吳江縣
十一日至秀州十二日起崇德十三日至杭州上以府
衙作行宮以顯寧寺充尚書省百司官吏到者曾無十
之一如三省六房公吏本千餘人得至者其數不滿五

十所以行在職務久而不備十四日下詔卹民十五日
聖旨遣具舟至江頭接百姓老幼不得渡者又下詔減
常膳不御寢殿俟百姓到足乃始如故又詔出內人一
百五十人

四日癸丑

車駕發鎮江府

車駕發鎮江府留劉光世以拒江險上宿于呂城鎮大
聖庵王淵使探者在鎮江及瓜洲約以如金人計置渡
江則燒甘露寺為號淵及上宿於呂城探者夜聞瓜洲
聲喧謂是金人欲渡乃焚甘露寺淵視之曰甘露寺火
也翼旦質明請上乘馬而行

誅丁進

丁進從車駕行縱其所部兵遮截行人肆為劫奪且以
以本部兵回大江與金人血戰其意欲亂也王淵覺之
斬于呂城鎮磚橋下籤其首至常州令衆于市自此磚
橋號為斬丁橋

金人揭榜發遣西北人從便歸鄉

金人揭榜于揚州市遣西北人從便歸鄉榜上繫銜云
東南道都統字董東南副都統字董東南道都監三負
西北人見榜示而去者約萬人餘自東門由邵伯鎮往
太興後為薛慶者是也

五日甲寅車駕幸常州

上自發鎮江府乘馬行軍民亦流移于道路至有不及引避者上皆令宣諭各各耐勞是時儀衛法仗皆闕唯一兵執一黃扇隨行

范瓊兵亂于壽春府殺知軍府事鄧紹密

金人自山東將趨維揚也范瓊自京東引軍避其鋒轉至壽春府甲寅不入城自循城而南有壽春府將兵在城上觀之者見其認旗曰御營平寇前將軍輕薄者戲之曰御營平寇前將軍不會殺番人只會走城下過兵聞之喧詬不已瓊聞而問其故知其戲也乃移文壽春府索其發語之人知軍府鄧紹密根刷得一兵遣出之瓊命斬于麾下是日軍人有打請者將兵怨斬其同類

乃持器械繫之出城於是瓊之諸軍皆披甲持仗殺將兵遂入城縱火亂肆殺掠紹密死于亂兵之下蔡縣趙許之亦死州縣官往被害城中悉為灰燼

六日乙卯斬賽入真州

先是朝廷聞邊報曰急乃遣斬賽往真州比戌金人犯揚州翠華南渡王德以本部兵焚真州而去翼日金人到真州不殺人不虜掠斬賽往來于江中真州官吏皆散走乙卯金人退去賽乃率兵復入真州頗肆搔擾又數日向子志知真州撫恤居民民漸蓋庵寮居其老小賽之兵漸猖獗民不堪之乃聚眾與為敵賽謂民殺其腹心二人大怒欲肆殺掠百姓大恐子志見賽問曰公

之兵何故死于此邪賽曰被朝廷差來死成耳子志曰
朝廷差公來為保護城市百姓公乃殺以逞乎賽氣奪
乃曰百姓殺軍中二人皆腹心頭目人但得一首者即
可解子志不得已刷得二人與之賽之衆踴躍歡呼以
二人釘于木馬擁至望江橋下燒鐵甲葉令紅貼甲葉
徧二人之體不勝毒既貼徧即復揭之然後羣兵取其
腸肚骨血食之皆盡

七日丙辰車駕幸平江府以朱勝非為平江府秀州控扼
使張浚副之

車駕到平江府是日朱勝非自鎮江府至以晡入見具
奏處畫鎮江狀上喜即以勝非為平江府一秀州控扼

使上曰控扼所以備外寇固宜審處吾民渡江失所宜
賑恤使各還業勝非乞一從官共事上命禮部侍郎張
浚副馬上過吳江縣命張浚以所部兵屯于吳江
戶部尚書呂頤浩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經制使駐
于江寧府

上南渡思得大臣留江上以鎮之乃以呂頤浩同簽書
樞密院事為江淮兩浙經制使駐于江寧府

八日丁巳撫慰維揚遷徙人詔

詔曰朕以單微之質蒙世大難賴臣庶共戴獲承祖宗
之餘德念必宅中經遠均布惠澤以慰萬邦歸往之心
故雖外迫於敵兵誓不遽離於近甸省刑薄斂撫事與

民不一毫擾郡邑行再葺矣輸誠盡禮遣使相望而敵未寢兵選將練師朝夕從事而力不逮志日聞長驅之謀議者請適東南遠險之地以保朕躬朕寧不免於敵不忍先事苟生棄我西北之人而遽遠別也故出兩道之師外為救援而嗣遣使命之臣祈保赤子以待敵心之易慮則共圖康居日可計矣人力雖殫天命難度大名東平相繼陷失始命官吏庶民庶絕江自便朕遷延不先俟天人之我相也逮輕騎潛行不日遽至朕與近臣始挺身東西由江浙為暫避之計凡乘輿服御若帑藏之積一切棄捐二三大臣至不能保其家室念雖顛沛至是而不負于中原西北之人朕心猶庶幾焉與其

謀已忘民未及患而去則不得已而後動不猶愈乎但聞官吏軍民雖有自便之詔多不及避生計蕩然或不得其家偕來痛切朕心愧負何極自昔帝王脫身於遑遽之時而立國顛危之後失勢於屢挫之辱而戡難勝於之功者尚有之夫良農不為水旱輟其耕士不為貧窮怠其道朕能勞形克己至死不變圖保生民而不能使吾民之極安能側身修行以已贖民圖格天心而不能保天心之必相尚賴卿士大夫暨爾萬方有衆戮力一心式孚于帝庶幾成績咸保康乂朕誠切至宜察朕心

知泰州軍州事曾班叛附于金人

金人犯維揚分遣兵往泰州知泰州曾班聚官吏軍民而議曰今揚州已殘破金人以兵臨城須臾到矣班忝為守臣不當棄城而去况班是待制列在禁從與庶官不同今欲與闔城官吏軍民共以死守之如何軍民皆啼哭以告曰願待制以生靈為念屈節投拜保全一城生靈知人心不可違遂迎金人投拜金人之酋長入城與班筵會又數日斂掠金銀一夜城外縱火光照城中少頃大雨滅火金人謂泰州不可行殺戮俄頃而自退去

葛進為金人所殺

葛進攻青州不下安撫使劉洪道招萊州張成俾率眾救援進聞成至遂退去洪道遣崔邦弼追之邦弼為進所敗而歸進後與金人戰為金人所殺眾皆散去

金人犯滄州知軍州事劉錫棄城走

劉錫字禹珪泰州人知滄州聞金人至即棄城走中途遇葛進自青州退兵乃知青州尚為國家守也趨青屯駐于麻家臺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不從曰青州人屢被驚擾人心惶惶不欲入城也洪道詣麻家臺見錫以酒肉犒其眾叙話良久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乃趨行在尚有馬軍數百人隨行

九日戊午通判滄州軍州事孔德基叛附于金人
十一日庚申車駕幸秀州

遣從義郎閣門祗候某秉義郎閣門祗候劉伸使于金國
軍前

上在秀州知金人在維揚猶未退兵也召募官兵使于
金國軍前有官人先轉七官軍人轉七資於是承信郎
某進武校尉劉伸方自淮南散失家屬正無憊懶乃應
募而行行各先轉七官除閣門祗候是時上已乘舟召
二人就御舟賜對授以國書上曰若金人肯回軍了事
而歸當不次擢用卿二人遂與應募軍兵五人偕行

漢字差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二

炎漢下帙二十二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
至建炎三年八月十三日

十三日壬戌車駕幸杭州

上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以顯寧寺為尚書省然百司
官吏到者十未有一二

十四日癸亥汪伯彥奏劄乞賜寬宥

劄子曰臣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馬用彼相臣實犯此
有醜面顏輒瀝愚誠上干天聽伏念臣周旋綫羈幸會
風雲併位宥密者行且再葦爰立冢司亦既逾月承靖
康既危之後輔建炎復續之初圖回二聖之還言念兩
河之復雖政刑每急於當務然事力不及於前時贊襄

百為未有一得練兵選將而臨事不為用遣使修睦而
所欲未或從卿士啓渡大江之謀先時避患廟堂念係
中原之望應變隨宜固萬邦戴后之心挫羣姦幸福之
志詔川陝之師從橫而禦侮撤東北之兵首尾以解紛
備謹邊防以虞寇至終緣彼國兼用吾民陷濮與澶破
青及汶所向既北并勢而東雖世忠控要路於淮徐而
范瓊頓勁兵於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間道以潛
來臣偶以沈痾所纏不能密志而慮致鑿與之遑遽拏
舟楫以播遷持危扶顛無善可紀雖曰登庸日淺以病
丐閑其如捨廟諱理均徇名責實事失前定奚用臣為
咎將誰歸死有餘責本欲居家待罪恭俟嚴誅重念駐

驛初臨政煩親攬暫茲忍耻靡敢冒居伏望智臨之大
君特奮乾剛之獨斷亟選良弼共理多難錄臣罪愆重
賜竄殛是日左僕射潛善門下侍郎岐簽書樞院益允
迪各有劄子乞黜責上曰朝廷非不措置往士大夫
不知朕固知之卿等安職降詔不允勅伯彥省所進劄
子奏理昧幾先事出倉猝致鑿與之遑遽拏舟楫以播
遷伏望錄臣罪愆重賜竄殛事具悉朕以菲躬紹承大
統爰自初載圖濟多難惟卿同德之臣陪輔中興之業
帷幄密勿何勤如馬羈絏難危備嘗之矣比緣鄰敵架
入近畿狩于江吳以援淮甸退循眇末良用憮然既不
能格天人佑助之心顧何以平夷夏搶攘之亂不德之

故特朕之尤豈必大臣專執其咎務恢遠畫庶保後圖
母重引愆以求去位所乞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下責已詔

詔曰朕以菲躬獲承大統萬方請命未能解塗炭之憂
二聖蒙塵莫獲展晨昏之養兵已練而力屈備雖設而
用違震于朕心罔知收濟實由涼德未究遠圖仰無以
當上帝之意而禍亂端臻俯無以得百姓之心而流亡
失所此因強敵深入近境退保江津以援淮甸事出倉
卒人用震驚衣冠頓踣於道塗帑藏棄捐於兵火嗚呼
皇天后土豈不鑒朕之至誠志士仁人豈不卹朕之懇
惻儻以寡昧難弭凶哉宜降罰于朕躬以謝罪于率土

尚以國家歷數之未艾祖宗德澤之在人未至淪亡必
將恢復益當洗心改事雪涕諭誠悉去彌文務從簡素
屏斥細務專事兵戎明告庶邦暨于列位忠言可以規
朕之過失長策可以救國之傾危母蘊于中悉以達上
廟堂近服各務交修藩翰諸侯深思夾輔將帥致爪牙
之用黎元保父母之邦思持顛而扶危用興作而起壞
庶資多助馴致丕平咨爾萬邦欽于至意

下避殿詔

詔曰朕倉卒南渡致大夫棄其家屬禁衛五軍老幼不
時濟渡頗聞逼擾尚未有達行在者雖累次委劉光世
王淵多以絹帛堆築江口賞募日夜濟渡猶恐既渡之

後徒步顛仆道路仰康元之日下撥在岸空糧船五十
隻緇稍先文一月請受選差使臣二負給券管押明立
旗號前去常潤已去裝載南來之人早令至行在朕以
此來敢獨享官壺之安仰有司於後殿御閣朕當自處
其中以候衣冠兵衛士庶老小咸造行在方御寢殿其
三省日下出黃榜曉示

下儉約詔

詔曰朕以涼昧荐歷險艱深惟不德天未悔禍是有倉
卒南渡駐于江浙念國勢之益削慨宗廟之僅存雖政
事宜有改更在朕躬尤當省懼自今以往當亦務上格
天心轉福為福下慰人意易危為安所有應緣供奉禁

省專屬朕身者如儀物之飾膳羞之奉有司痛行裁損
必遵菲薄其後宮除有職事掌管人不可減放外其餘
悉行減放各聽從便仰三省行下體朕至誠之意

十日乙丑德音

朕以眇末獲承至尊德不足以惠綏黎民武不足以戡
定亂畧謂言行可以動天地而朕卑辭屈體未能交南
北之懽謂孝悌可以通神明而朕焦心勞思莫能拯父
兄之難比軍書之告警駭敵國之長驅尚畏定約於一
言敢憚避師於三舍而事出倉卒民用震驚官寮頓仆
而失色老稚奔逃而係路實由菲德昧于遠圖方闕走
集之衝坐成控扼之勢俟載書之不食即反旆以言旋

惟道途次舍多供億之煩而師徒扈衛有征行之苦民
靡安於農業事士或後於軍期宜沛湛恩蕩宥多辟於
戲周三十而下世東都實會於諸侯漢二百而中天南
陽乃興於王業惟上帝之所命豈朕躬之敢圖尚賴臣
民各宣忠力庶資群策協濟多難咨示多方叙予至意
黃潛善汪伯彥再乞罷黜

臣等近已具劄子乞賜竄殛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
臣惶懼震越若無所容陛下體堯舜之愛人法禹湯之
罪已德至厚矣在臣處之愈不遑安更當繼上封章不
敢就職伏念臣等從陛下於軍旅之中後叨近輔中原
未真外患未寧陛下未至於安平之地則臣等未可自

便前此雖勢危力憊而不肯遽捨陛下而求去者臣等
分義非他人比也今謀國於艱難之時不能弭患而脫
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則前日不勝任之罪猶云愛
君而今日為自謀之情無乃私已非唯公議不貸臣等
固不忍道也臣等不敢止用常禮再有奏陳所有臣等
誤國之罪終不可逭陛下公天下之法終不可廢今日
之禍患稍寧即當再申前請必冀明正典刑以厭公議
十八日丁卯御史中丞張澂論黃潛善汪伯彥乞重賜竄

黜

奏曰臣聞忠臣不避誅竄故能為國督姦盡言不諱以
伸天下之誼明主不吝廢置故能惟辟作威自奮剴斷

以聳天下之望臣謹按左僕射黃潛善右僕射汪伯彥
本無物望亦乏才術以嘗從陛下於艱難中國緣寵任
躡持政柄而相業無聞國步日窘陛下蒙塵于外宗社
危迫天下之人聞之者憤怒切齒見之者戟手唾罵且
謂陛下甫次餘杭必亟正典刑以謝海內而數日以來
信任如故中外怖駭未知死所臣備位言責既不能早
正白簡今豈敢尚仍緘嘿以重誤陛下謹條列潛善伯
彥大罪二十皆顯有實迹不可誣者正月三十日閻瑾
申有著騎三十人至泗州界行在之人無不願出兵抗
禦及願乘輿渡江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固留陛下不早
南渡至初三日探報虜騎在近始倉惶移蹕匹馬扁舟

艱危甚矣致萬乘蒙塵其罪一也車駕倉惶渡江士大
夫并其家屬禁衛五軍百司人吏老幼等隨從不及或
遇賊或溺江或被虜慟哭之聲震于原野嗟怨之聲殆
不堪聞又前此六宮渡江已久忽於正月二十一日降
指揮見任寄居官不得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
六宮過靜處我輩骨肉豈不是人致行在士大夫畏其
指揮之嚴不敢般家一旦多饑餓賊之口使歸怨人主
其罪二也車駕駐驛維揚淮甸之人奔走奉事亦既二
年一旦遽然渡江是委一郡生靈於賊而不卹也若士
大夫若兵衛若民庶無不恨憤離心聞自真楚通泰與
江南州縣皆碎於潰兵其禍亂之滋豈止一揚州而已

我重失人心其罪三也祖宗神主神御自合先六宮南
渡潛善等無寅奉宗廟之意並不措畫一旦車駕起僅
一兩卒昇致傾搖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下泪人謀不臧
禍及在天豈不痛我宗廟顛沛其罪四也建炎初年自
河而南唯西京鄭州拱州遭金賊殘破餘皆無恙自潛
善等柄任已來西則五路京西東則澶魏京東今日殘
一州明日陷一郡直至淮上所存者十無一二其罪五
也士大夫既不預知南渡之期又不敢先次亟行一旦
流離東西斃于道路如司農寺官黃鏐史徽范浩等並
遭亂兵屠殺而從臣尚有未到者職事者往々不來殆
可憂疑衣冠遇害其罪六也揚州行在月給軍兵費無

慮百萬本以待戰守之用一旦賊以輕騎涉境並不措
置迎戰又江津渡濟不時一旦潰兵千百為羣流毒東
南其害未畢軍兵潰散其罪七也揚州左藏庫金銀絹
帛數目甚多聞前此打角要盡般發潛善等力沮渡江
之議不令裝船三月一日賊騎已迫尚指揮且般三分
之一致出門入關候潮種々留滯不時過江盡為賊有
聞內帑有金亦般運不及皆民之膏血何緣復得府庫
耗散其罪八也虜騎既破濮州痛行殺戮幾同洗城於
是開德北京東州望風不守奪門而出雖僅脫虜禍而
老小奔渡殍于道塗者不可勝計如近日自揚州而至
江上壯者虜騎驅之以行老弱賊殺之而去今市井行

哭之人非其子弟即其親屬生靈塗炭其罪九也謝克家李擢俱曾受偽命謝克家李擢則徇其分析之詞或除職得卽或復官領宮祠如李會則反方司居住更不問着公議尤所切齒蓋克家擢與潛善等所善而會則潛善等所惡士大夫獻言者同已則不次升擢異已則輒遭恚怒至有問及禦賊事者必以朝廷自有措置峻拒而力却之以至今日狼狽如此而潛善等猶護短飾非莫肯虛心以來衆善人尤恨之忤很自用不納衆善其罪十也潛善於王黼為相時致位從官故今日侍從卿寺多王黼之客伯彥曾受梁子美提挈故今日梁姓而得差遣者滿天下皆據要任割膏腴之地如梁

揚祖為發運使尤為狠惡其黨更相扶助欲傾正人而李處遯尤為親戚用事大夫無不側目畏之植黨分朋牢不可破其罪十一也言官奏疏以國危乞大詢衆庶凡再上再降出方肯施行於是職事官以上言時病者甚多潛善等以謀不自己出又身為宰相致大詢及衆內懷不平遂奏請乞降付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人莫不恠之其罪十二也又如言曾論黃潛善無名進職事係國體潛善兄弟大怒而中書舍人黃唐傳行詰詞極口稱美潛等遽擢唐傳兄唐俊為鴻臚少卿以示同已獲利之意用朝廷名爵以脅士大夫人或笑其淺妄專行私意不勝其公其罪十三也行在百司每事視京

師京師又有百司月費兩處不減如處幸而置御營使司
則樞密院為虛設以處幸而置巡舉財用則戶部為備
負皆官屬人吏兵卒耗費無絲毫之補設官重複耗盡
國用其罪十四也故右丞許景衡陳渡江之議潛善等
極力排斥景衡恨憤而六宮過江人皆曰雖斥景衡猶
用其說也六宮過江已久行在見謀繼往乃忽下指揮
見任人不得般家人皆恠怒又如虜騎駸々南來乃多
遣使求和並不曾以一事諉使人藉口使人莫知所為政
事乖謬人輒譏笑其罪十五也蔡京王黼為相日曾差
衛從人兵至今論者未已潛善等以身兼御營使為廣
占親兵置戰士於游惰之地各不下數百而潛善獨占

千餘人皆以為緩急之助不知名分嫌疑之辨多占兵
衛不避嫌疑其罪十六也自古敵人相拒全藉斥堠潛
善等計不知此東京斥堠委之御史南京斥堠委之留
臺泗州斥堠委之郡守自京師至南京至泗州道路遙
遠皆未嘗多以金帛專遣有心力行止人探賊動息止
是道聽塗說便指為實致車駕蒙塵狼狽如此其罪十
七也虜人犯東平東平既破其勢已作南來之計潛善
等得閭瑾報便宜請渡江之期乃飾非遂過尚於初二
日懇留車駕少待至初三日陛下出門當時若少遲留
定遭衝突諒者謂潛善等以渡江為下策曾未有中策
可以勝之賊騎已逼尚敢挽留車駕其罪十八也同知

樞密院盧益與王黼素有狎邪之舊黼用為尚書東平
之政乖謬冠於一時去年自散官安置中輒乞來揚州
畢其私事其意實為進用潛善果驟引為八座未久俄
聞伯彥引為樞副已而伯彥之客以朝獻讀祝文失於
恭恪言者方欲論列潛善等既為伯彥薦于朝擢起居
郎矣遂除集英殿脩撰自來二史有罪補外未有除集
撰者伯彥之黨潛善引之潛善之客伯彥薦之二人朋
比專務欺君其罪十九也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水旱蝗
螟在古則策免盜賊夷狄於義則丐退潛善等使車馬
蒙塵如此尚敢出入傳呼宰相張益乘馬畧不知廉恥
之節致搢紳指目譏誚幾不容口是而能為陛下立政

造事救安宗社乎國家殆辱恬不知恥其罪二十也臣
獨以空疎蒙被親擢職在風憲實負天下之責今日陛
下謀渡江之事宸衷輒加采納但為潛善輩沮遏然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固不係於言用不用潛善等之罪詎
當彈劾伏望陛下以一己安危為不足深念而以二百
年基業為可憂以一時顛躓為不足深慮而以失億兆
之心為可懼若不痛革前弊力新遠圖別為經理之謀
臣未見其有濟也然痛革前弊力新遠圖非盡逐潛善
伯彥輩天下決未肯信服陛下之令其黃潛善汪伯彥
伏乞重賜竄黜以回上天之怒以收億兆之心然後改
命傑才稍圖興復盡斥浮濫一歸簡嚴寬卹黎氓輕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二
薄賦作新軍旅選將待時庶幾數年之間漸振安平之
業儻陛下尚存體貌未忍棄捐則七廟神靈恐無依托
之地忠義之士莫知繫之歸陛下孤立一身何所稅駕
臣之言激切肝膈震潰唯望剛斷早賜處分
汪伯彥乞罷責

劄子曰臣近具劄子措置臣雖登揆路日淺偶在病假
幾月而備負帷幄初閱二年輔贊無狀乞正典刑未蒙
俞允臣恐懼震越愈不遑安然以謀國於艱難之時不
能拜志而脫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不敢不體聖意
已具奏聞誤國之罪終不可追陛下公天下之法終不
可廢俟今日之禍患稍寧乞重加竄殛訖今日十八日
尚書省據御史中丞張澂狀已進納劄子論臣與黃潛
善等致主上蒙塵宗社危逼乞重賜黜責實當公議伏
乞檢會臣初奏事理速賜施行以公天下臣更不供職
以俟威斷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三
臣緣御史中丞張激狀申尚書省稱上章彈奏臣致主
上蒙塵宗社危逼乞賜竄黜臣昨日與黃潛善各具劄
子奏不敢供職乞寘典憲蒙聖慈不允差中使宣押臣
赴都堂批旨臣遵稟聖慈感劇顏厚退惟罪戾實不可
逃伏念臣智昧知幾才疎應變初以中原繫望之重本
出愛君終然萬乘倉猝而行乃成誤國故嘗自効懇正
邦刑乃蒙明綽之放未即俞音之賜載惟未濟如在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三

炎興下帙二十三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九日
戊辰盡三月二日庚辰

十九日戊辰以駐蹕杭州大赦天下

汪伯彥再乞竄黜

臣緣御史中丞張激狀申尚書省稱上章彈奏臣致主
上蒙塵宗社危逼乞賜竄黜臣昨日與黃潛善各具劄
子奏不敢供職乞寘典憲蒙聖慈不允差中使宣押臣
赴都堂批旨臣遵稟聖慈感劇顏厚退惟罪戾實不可
逃伏念臣智昧知幾才疎應變初以中原繫望之重本
出愛君終然萬乘倉猝而行乃成誤國故嘗自効懇正
邦刑乃蒙明綽之放未即俞音之賜載惟未濟如在中

流思羈縻之奉而安忍去陛下於難難之時念宵旰之
勞而不敢以小己為便安之計固欲奉詔以體國不容
忍恥而在公豈惟難於弭人言抑亦已深於鬼責退省
無狀曷尚妨賢冀選異材以圖匡定之功蚤竄愚臣以
為失職之戒庶幾物論畏服公朝臣更不敢供職恭俟
威命

二十日己巳金人焚揚州

金人駐軍于揚州城下丙寅遣探甲執旗者一人入城
呼曰仰百姓限三日出西城過三日不出皆殺并數揚
州人之罪謂不合不留下也是日無出城者丁卯金人
遣探甲者四五十人大呼如昨日人皆疑之亦未有出

城者戊辰又入城呼且曰今日限足如不出城者盡殺
是日西北人往往自西門出出則入一木柵皆留在木
柵中至晚西北人出城約數千人唯揚州土人皆不出
是夜縱火徹旦徹城人盡死己巳金人入城見教場中
存留得三二千人皆滿體煙焰亦趕入木柵中又一日
凌晨開木柵三路放人出而金人亦退軍

張澂除尚書右丞

黃潛善汪伯彥罷潛善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伯彥觀
文殿大學士知洪州

江伯彥制曰惟辟作威廢置得馭臣之柄事君盡禮進
退為厲世之規屬予難難嗣服之初敢替黜陟大公之

典肆頒詔縛用亶廷紳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御營副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汪伯彥被遇兩朝屢更煩使方國步陷危之日正胡塵侵犯之初悼二聖之北轅豈天地鬼神之意唱大軍而左袒見謳歌獄訟之歸肆疇翊戴之勲進總樞機之密延登宰路參秉國均時惟訪落之謀允賴扶顛之助明謨弗效變故非常宗廟神靈暴露野次衣冠名族顛踣道途帑藏一空盜賊四起言章交上惟汝之尤公謙靡容非朕敢貸深念潛藩之舊獨高佐命之勲俾解政機尚圖來効進直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䟽榮十連增重既隆體貌用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通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始終之恩故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二十二日辛未金人寇高郵軍知軍趙士瑒棄城走判官齊志行叛附於金人

金人自揚州回軍至高郵知軍趙士瑒棄城遁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劫掠而去初士瑒知高郵軍任滿朝廷以蘇遲為代士瑒不奉命朝廷怒特降官士瑒乃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勤勞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遂令士瑒再任至是棄城走

宋世雄以潰兵入泰州知州軍事曾班棄城走

初金人犯泰州知泰州曾班投拜金人退去揚州潰兵
有宋進者初為韓世忠養馬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
餘人犯泰州世雄與其黨十一人入城班不置招接乃
命監酒宋安世待之安世官門子弟喜宴狎至是酒廼
擊盜為詭而世雄等謂擊為號恐別有不測乃覆柸盤
打臺椅取其脚人執二枚奪門而去會其衆二百人奔
馳入門直據州治班與郡官皆奔避亂兵乃肆虜掠得
金銀者量出以犒軍擲于州治凡兩堆與堦基齊世雄
推錢糧官裴淵為首謂之收復泰州兩日淵令不得劫
奪財物虜掠婦女由是稍止後班自劾待罪其兄楸與
弟開乞納在身官贖班之罪班遂遷謫

曲端鄜延經畧使

曲端自襄樂還涇原王庶駐于鄜延是時延安新殘破
未可居會朝廷遣使賜庶節制印令置司長安除曲端
鄜延經畧使庶請置司處端不欲離涇原即差知涇原
鄆浩權鄜延經畧使

二十四日癸酉斬春犯通州

李在率衆據高郵軍

李在初從韓世忠軍隸嚴永吉為提轄自京東潰散在
寶應間聚散卒約得百人會金人退高郵而去在乃詐
稱五臺山信王下忠義軍率衆至高郵有監比較務乘
羨即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時正臣為知軍

三朝北盟 卷一百二十三 四 欽定四庫全書
以思問為同知軍盡刷投拜官齊志行以下皆殺之乃遣人邀截金人後軍得金寶船數隻故其軍極富時狀元李釜及董耘在高郵寄居在皆以為參議又聚集潰散兵卒有衆數千遂據高郵
詔贈陳東歐陽徹官錄其有服親廸功卽一人所居州縣存恤其家

二十七日丙子詔濮州監酒馬伸赴行在

初馬伸為殿中侍御史言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貶濮州監酒至是上思其忠直乃詔之而伸已死于道矣

二十八日丁丑詔求直言

上既黜黃潛善汪伯彥召馬伸思得直言之士乃降詔求直言其畧曰自今政事闕違民俗利病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言之或失朕不汝尤於是馬擴在罪責中方倉惶自秦州渡江到行在乃應詔上書

王瓌自西川至行在除御營前軍統制

王瓌建炎初為河東路經制使俄除知鳳翔府金人犯陝西瓌以輕兵入川至是赴行在除御營前軍統制瓌表請幸蜀

宮儀犯密州安丘縣

宮儀率衆離即墨入密州境欲圖密州故先圍安丘縣築外柵以守之

詔幸江寧府

詔曰國家歷運中微干戈未戢因時巡省蓋順權宜以江寧府王氣龍盤地形錯據大江之險茲惟用武之邦當六路之衝實有豐財之便將移前蹕暫駐大邦外以控制於多方內以經營乎中國尚慮有司排辦過於承百姓驚呼疲於道路儻齊民之或擾豈非德之敢安將來巡幸汭路州郡及兩浙江東監司江寧府不得分毫搔擾以安人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輔達聚衆于漣水軍

輔達慶源府將兵也慶源府陷達與韓京將兵百餘奪門得出渡黃河纔有數人達後籍韓世忠軍為押火世

忠退軍于沐陽衆皆潰散張遇死于漣水軍之張渠村其衆多出沒于漣水境內達聚卒得數百人擾于淮河之南北時至于楚州城下漸有衆數千當時淮南號為悍賊

張用據西京

張用寇在陳州與王善分軍將趨蔡州至確山縣而止令諸軍不得犯蔡州城下違者斬於是用駐于京西連亘數州上自京西下徹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以其衆多故號為張莽蕩虜掠糧食所至一空

三月一日己卯朔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二日庚辰朱勝非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至

杭州召朱勝非赴行在勝非上章力辭且請渡江之罪
俄中使三輩持親劄至平江趣行勝非悉以軍事付張
浚使主之乃來朝以三月一日入見初勝非為侍從嘗
論睢陽特以基命地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用武之國
脫有緩急大駕一動則河之南淮之北皆盜區矣今虜
騎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陽西接蜀漢南
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乞鑿輿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
原上欣然納用而大臣或沮之其言不果行及為學士
復論揚州非駐蹕地既為中書侍郎力論之上深信焉
令戶部約當歲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陵祀事嚴
當移蹕時宰相黃潛善力沮之後果倉卒有維揚之役

翠華南渡至是上見勝非首及此且曰悔不用卿之言
次日拜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中書侍郎御營使

馬擴應詔上書曰臣伏讀二月二十七日詔書曰自今
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
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言之或失朕不汝尤臣以是知
陛下責躬政事憂國念民真堯舜湯武之用心也是以
四方之士願竭衷誠採急務為陛下獻臣一介武臣不
達政事臣之所業蓋本於兵臣嘗觀古人論兵謂譬如
對奕兩敵均馬一著失誤終莫能抹是以古今勝敗率
由一失一誤而況多失而多誤者乎臣觀金賊猖獗連

年犯順劫二聖幾危宗社斯非金賊精強固無敵於天下也特我國家急難之際用非其人凡所施為失誤者多臣試據而言則其誤有四其失有六始則任用非材不能乘機拓境全示懦弱取侮夷狄其誤一也虜既退師畧不修備而禁止輒言金人再來其誤二也陛下應天順人乘時御極不能導陛下西據蜀險就六路形勝以爭天下返使翠華淹處淮甸重為賊困其誤三也不能乘人心憤賊之時激使忠義力治兵戰以謀恢復甘蹈覆轍泥於請和使勢力日益窮蹙其誤四也四誤之外復有六失初欲復燕既自招金人之侮彼既長驅入寇是時張孝純帥太原童貫當移司真定兩鎮助勢以

逼燕山鴈門入寇之師邀掩晉絳挫其銳於堅城之下然後整兵論和事無不濟柰何貫方惑幕下鯨生偷安之計擁衆奔還遂使金人長驅渡河其失一也金賊既犯京闕時已初春彼若修攻具填壕塹無虜一月彼能堅圍不過兩旬在我則宜嚴備守禦專任將帥善為守應間遣使人啗以厚利畫以白溝彼勢不可留必欣然聽命是時河北諸軍方斂兵自守陝西等路勤王之師相繼而至萬一賊不從議則密檄河北諸鎮潛喻勤王之師待其意懈前邀後擊可立大功柰何淺識之議割三鎮以求和遣貴近以為質自是之後虜益悉我底蘊安其姦謀其失二也割三鎮既為失矣且宜堅守信誓

示以無能以懈虜心亟增備禦以圖善後儻三鎮不屈
即當遣使通議聲言以歲幣贖之因成斂兵之妙柰何
輕易之論遽隳信誓驟欲櫻戰其實無能使賊廣具而
來了不能又太感我威其失三也金賊既立張楚自界
大河而能守我當以黃河目為新邊亟修堡塞倚河為
固修葺戰具帥守令佐悉任武臣使守土治民合為一
事進攻退守得以自專人無掣肘之患則其才得以自
盡多方措慮虜騎豈能輕渡柰何不達事機泥於循常
一切不為防閑儒冠侈袂高談濶視畧不介懷於是上
疑下懼衆力不齊賊騎復來如拉枯朽其失四也皇弟
信王脫於囚虜集兵山谷結約河外忠義所得壯勇不

啻數十萬顯侯王師渡河相為舉應方時金人欲剽南
民頂髮人人怨憤日思南歸又燕地漢兒苦其凌虐心
生離貳或逃叛上山或南渡投降自河以北各傳蠟檄
皆約內應故王彥王仔翟進馬溫靳賽劉展樊清王江
鄭立耿進耿洪等義兵揚進馬臯張用王善等群黨俱
奮渡河討賊之志是時若王師得濟則諸山水寨接勢
興舉定見簽軍漢兒變於前契丹夏國圖於後兩河州
縣一旦可復金賊勢自瓦解柰何群言譖沮禁止渡河
使金賊反乘機便驅新剽簽軍南渡深侵脅降郡縣地
土人民器甲財糧凡我有者悉成賊用轉利為害其失
五也賊既連陷大名東平二帥府勢必選騎潛龍衣行在

我當分遣銳師列屯淮口餘悉營於近郊預為捍禦不
唯乘賊遠來可以掩擊兼彼探知有備則莫敢易進柰
何輕議寡謀者料彼不來畧不為備遂使虜人大肆猖
獗幾犯清蹕陷生靈於倉猝之際潰軍旅於窘亂之間
其失六也此六者大槩當防而不防當擊而不擊勇怯
逆施進退倒置皆大失機會者也臣之所陳四誤六失
雖云已往不可追悔蓋不可不為後日之龜鑑臣於二
月初三日遽聞御舟已渡大江人馬繼至江口擁併時
臣已罷兵職初八日自泰州渡江則審鑾輿已過平江
臣竊料金賊遠來馬疲人乏既知陛下已渡難以追及
方且自爭子女玉帛飽其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

前無利計後有害是以暫止不進又有江北不及渡者
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奪路會合於范瓊睥睨鎮江金陵
守把舟船繼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途泥淤馬步俱
不能進以是賊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駕遂使江南
民士得以安靜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許陛下得以圖回
今陛下大悟前失赫然震怒憤敵讎之暴恣躬嘗膽之
焦勞斥逐宰輔痛下詔音革心易慮欲與天下英傑亟
圖中興之事此臣所以踴躍鼓舞知陛下戡除賊虜肅
清寰海將有日矣然臣更願陛下守之不易行之不倦
來四方才能激天下忠義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賊未
來早為之計處車駕於險固可保之所萃軍馬於壯勇

可用之鄉經營耕戰數年之間殄掃讎賊再隆王室復
已陷之境土邀播遷之父兄中興之功決見成就臣今
輒以機速利害畫為三策仰副陛下所求臣願健吏以
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
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
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為屏翰是為中策
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
激戰士以求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貪
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
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倏至秋冬使金賊
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併進方當此時然後又

悔是為無策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天
數為下地形為中人事為上也明矣自古興王建業未
有不得天時據地形藉人力而能成立者也秦開關延
六國之師逡巡遁去而不敢進終為所併此豈恃天時
然哉地形之利有以致之也漢高祖處蜀漢用三傑卒
能定三秦滅強楚豈地勢然哉得人力以為之助也今
陛下車駕播越在此若不欲復讎爭天下則建都武昌
力辦戰守僅保一隅可矣若必欲建中興恢復之功則
非處巴蜀恃三峽之天險用六路之壯士則不可也說
者謂兩浙陂湖水澤之地所宜者舟楫胡人以鞍馬馳
射為事江南地利非其所長況彼盡獵江淮饜飫財寶

豈復甘心南渡自取弗利臣應之曰逆胡猝然乘機而興吞滅諸國意在力危宋祚期無後患而後已財寶地土非其所貪若謂江湖艱險北馬必不能侵則往昔開拓之兵何以能抵江浙孔說者又謂聖駕所居彼必睥睨既能越長淮輕江浙則又何憚而不能向蜀孔臣應之曰鑿與所在不以遐邇賊固力圖然而江浙所恃者陂湖豈足以比蜀道之天險且駐蹕浙右苟能暫安歲月吳越之風懦而驕日復一日士氣相習安得復振據蜀道所鄰者秦渭之野百二之地士勇馬健人樂戰鬪浹以撫練士氣百倍豈與江浙之俗同日語哉况處川隴據上流則江左自可保守安危強弱利害不啻相

萬也說者又謂吳以周瑜水軍三萬潰曹公數十萬中原之兵謙元以步卒八千破符堅西來百萬之衆烏在其為江南不可守也臣復應之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其名則同而其事則異殆不可以為常且孫權以三世練簡之衆輔以劉備以諸葛亮合應之謀曹操內有馬超韓遂關中之憂疲於遠馳遽捨鞍馬以幸氣勝此周瑜所以能成偽降之功晉帝任謙安之賢修德備武固非一日符堅不用王猛之言不知天時人事竭國而來略無善術前輕後懈謙元得以成淝水之捷古人嘗言之非謙元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若必欲以吳晉之事方之於今日真守株而待斃兔也况今河北河東為彼奄

有京西陝華為彼廢殘京畿漢上為彼擾踐山東淮甸
為彼破蕩彼方徘徊江隅求操舟之人講舟楫之利彼
勢我力比之去歲十倍不同若止欲處大駕於金陵一
旦用清餘疲卒與市井南民禦大敵於長江之工嬰兒
搏虎不足以喻其危矣臣誠恐虜人今雖暫去乘秋復
來分兵斷絕荆襄之路則秦隴之間朝廷命令不通當
此之時何所舉措臣所以願陛下速謀幸蜀據其形勝
用其壯勇則恢復可圖或者患蜀道之艱難懼百司
之勞勩六宮諸衛所過州縣驛指騷然百寮將士亦必
有不顧遠適者臣以謂盤庚遷亳民脊浮言作誥安眾
終享永逸倘陛下鑒前日之失慨然欲據地利而圖克

復皇天助順百靈効職人誰不願從况將士之中西
人居半使之入蜀孰不欣然至於宮衛小勞驛饋小用
不有暫費安得永寧昔者滕公負魯元而奔光武食麥
飯而美急難之時非所憚也或者謂臣熙河人所以勸
陛下入蜀便臣鄉里臣實無此臣之母妻兒女悉陷河
北今之鄉里更無一人何所顧戀臣所以切切欲陳悵
悵不倦者誠冀聖心之一悟斷以不疑明告中外即日
西幸則中原指日可復中興之功上與周宣光武等永
為萬世之美談儻空泥庸言甘一隅之安忘萬世之利
日往月來自乾困蹙臣竊為陛下危之仰願陛下藉
祖宗累世積德之基乘億兆憤賊報君之志奮發英斷

而蚤圖之實天下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四

炎興下帙二十四

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辰盡其日

賜朱勝非辭免批荅

朕纘奕世之丕基屬四郊之多壘眷求輔佐期共濟於艱虞涉歷歲時以未聞於績效既虛厥位益難其人允惟舊德之良宜膺大政之託授之國柄敕自予褻再從廊廟之游大慰寰區之望而乃露章荐至避寵牢辭彌狗謙撓殊咈延佇矧卿元功在國隱德及民雅量足以凝遠圖沈機足以斷大事萬方引領冀臻休息之期二相同心克副焦勞之志毋留邦渙用穆師瞻

周紫芝上書

書曰臣一介微賤身在田野未嘗素官於朝不習祖宗典故不知朝廷治亂安危輒敢遊談以干斧鉞誅誅不自揣其愚徒以平日父兄之所訓誨朋友之所傳習有得於方冊間者皆可以為今日鑒至於學士大夫之所談說間巷匹夫之所議論與夫黃童白叟相與垂涕感泣而言亦可以察民情之利病究當世之得失臣於二者豈不聞其一二夫既有所聞於古又有所聞於今身為陛下涵養之民心非木石粗知臣子忠義之方其恐不為陛下言之臣聞漢遣蘇武持節匈奴遭緹王之變為單于所擊其後昭帝即位請於匈奴而得之甘露中

單于入朝帝思股肱之力圖形凌煙以著中興輔佐之助興平之際天下大亂蔡琰為胡騎所獲入南匈奴魏武帝素與琰父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卒為烈女以光漢室蘇武一使者蔡琰一女子於當時安危治亂無所繫而昭帝之與魏武於二子非有父母兄弟之親痛不切於肌膚猶不忍中華士族流落異域以為天下後世恨且區區救卹之不暇况有天下之大父母宗族俱墮夷虜可以愬然不為之慮乎今太上皇帝於陛下為父淵聖皇帝於陛下為兄其尊與漢之視蘇武為孰重而皇太后於陛下為母其愛與魏武之視蔡琰為孰親况胡虜盛強憑侮中國無所不至日者虜

騎再入遂隔京師二宮之尊宗族之親相屬於道者三
千餘人皆冒炎蒸涉沙漠屈身蒙耻未有反國之期則
其羞辱痛恨之心與漢魏之視蘇武蔡琰為孰甚三者
利害較然明白固不待臣言矣在陛下豈不懷問寢之
思興在原之念欲迎復兩宮以雪宗廟之耻而快四方
之恨乎陛下果有意於此臣不知其以何道而可以致
然臣以今日之勢為陛下籌之雖驅天下之兵以脅之
不足以當其強竭天下之財以餌之不足以厭其欲盡
天下甘言以悅之不足以回其意使子房為謀臣侯公
為說士猶未足以決勝負而定安危也况臣之愚乎臣
不敢誣陛下以高論撼陛下以危言竊為陛下深思之

不過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無他在力
救前日之弊耳陛下亦嘗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
人不專黜陟不明剗斷不足此三者所以召禍亂之本
也仰惟太上皇帝恭己南面垂三十年思厭萬機以禪
聖子睿謀神筭斷自淵衷當時百寮誰敢言者大臣李
綱自九卿中首建此議危言讜論天下聳聞淵聖皇帝
博採師言擢置左右曾不旋踵復以言罷太學之士與
父老百姓俯伏闕下叩頭流血以請復用者不可以鉅
萬計虜人聞綱復用一夕為之退舍數日為之歸師則
綱之用不用豈不繫一時之重乎奈何未幾惑於群言
委以兵柄遂致覆師以貽竄逐朝廷知其為賢既委以

輔相豈當復責以將帥之任既責以此豈容小劬便加
大譴自古人君倚信大臣自當斷以獨見不可搖於異
議前日朝廷之於縉其用也以百姓譽之其去也以群
臣沮之是大臣之進退不由人主之公心實出衆人之
私意使縉雖欲奮忠慮為國家排難解紛其可得乎臣
於縉非門生故吏平生未嘗識其面目聞其警效而其
言及此徒以天下之所係望萬口一音有不可掩者此
臣所以區區為陛下言之也昔郭子儀輔肅宗再造王
室中間雖惑於魚朝恩之譖以奪其兵柄而議者謂子
儀有社稷功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即悟春禮蓋隆故
能卒收成功以興唐祚憲宗討蔡師數不利群臣爭請

罷兵帝獨斷以不疑故能卒用裴度以平僭亂唐之威
令幾於復於復振仰惟淵聖皇帝爰自即位以來僅踰
暮歲易執政大臣無慮數人如白時中李邦彥吳敏叟
南仲徐處仁唐恪之徒相繼進用不過數月輒復罷去
其餘近侍之臣更出迭入不可勝數初兵損益徒有變
更用人不專類皆如此有一李綱乃不能用此臣觀之
所謂近捨馮唐而遠思頗收也臣願陛下之於縉盡以
國計傾心付之勿惑於訾訾不根之言毋責以勝負不
常之勢則經綸天下之大計綱當自有遠畫朝廷既洽
國勢日強則虜人自然畏服二聖當有還宮之期四方
漸獲消兵之福其所倚賴顧不重哉臣所以望於陛下

專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朝廷玩於燕安不思慮患之日久矣自蔡京王黼相繼用事交結朋比倚為腹心遂使奄腐擅政憮人竊權人主茫然以至孤立言之及此可為寒心前年虜既寇城元老大臣下逮百官有司爭挈妻孥順流東下為自安計方其平時皆坐竊榮寵及緩急之際貌如路人此豈人臣之節乎有如此曹皆在可誅之域而朝廷不加深治後雖欲責以効死而弗去烏可得耶六賊之惡暴著遠夷豈當戮於兩觀梟其頭顱狀其惡而聲之以播告萬方使夷狄知中國有威斲之若四海畏聖主擅生殺之柄然後國威自立虜氣日銷而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

蔡京猶得保其腰領而死賴臺諫之臣與太學之士懇惻屢言然後僅得略正典刑亦未足以快天下翹足之望也其同惡之臣有出於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援引而進者非特不能盡逐而去之猶且倚以為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其他固未易悉數如宇文粹中之守建康臣生東南親見其事方王室遭圍閉之患實臣子自奮之秋而勤王之師沮抑不遣傲睨慘毒無所不至黥徒數百以誅元帥為名至於害及平民流血滿野拘繫囹圄如鞠囚徒粹中身為人臣屈首下賊處之恬然不能抗罵以死偷活須臾下汙士類工辱朝廷皆蔡京用事之臣不即罷去遺患遂及於此乃知賞罰黜陟人

主之大柄不可不明亦不可不敏武王伐紂下車而釋箕子之囚知舉善之不可不先也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知去惡不可不急也昔者齊公問郭何故曰以其善之而惡之也公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此父老曰不然郭君善之而不能去所以不能去所以不能去乃知舉善黜惡最人主之先務可不慎哉况蔡京用事以紹述青臣下非是則謂之沮毀以純正繩學者非是則謂之邪說士不讀史書者幾三十年不知前代興亡不知古人忠義唯以偷安苟且持祿養高為事凡今日奪軍之將三國之大夫皆前日姦佞閹茸假寵盜名可誅而不誅當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尚在要路則幾何

而不至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是以猖狂之虜得以自肆入關而來渡河而去兩年之間盤旋往返如在無人之境寶玉貨貝嬪御女子盜攘驅逐如探物而取諸懷諸將堅壁而不進守臣開門以納寇葉壘京師數月之間殘虐萬狀卒至二宮北狩王城之人號呼震地臣思其由皆生於黜陟不明蓋黜陟不明蓋正人不復盡用姦人不得盡去使前日盡行竄殛不留為今日之用則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昔安祿山之反真卿守平原杲卿守常山皆能櫻孤城以抗劇賊李愬正色就死而兩河聞風再固危壁張巡許遠城守不下而能蔽遮江淮天下賴不亡盧奕為御史中丞被服坐臺罵

賊不空口郭子儀李光弼皆轉戰逐北誼不反顧遂能
復振唐室不知今日忠臣義士能如當時之衆乎何前
日衆議之多而今日無之蓋正人不用而姦人猶在也
始朝廷起四總管兵首及城下者唯張叔夜臣是以知
人才之盛頗有愧于唐也比者虜人長驅直擣王室兩
河淮甸以至京師堅壁捍禦者不知有幾轉戰逐北者
不知有幾罵賊死難者不知有幾延敵內應者不知有
幾逼留不進者不知有幾用命者賞之不用命者戮之
則賞罰明而國威立庶幾可以示激勸之方陛下即位
以來不聞有顯然賞於朝戮于市者則是國威有未立
也向以不能盡去朋黨遂致其禍如此今復不戒後車

設有卒故臣不知陛下何以使人威信不素立賞罰不
素明雖有激勸之方臣知其不可復用也臣願陛下大
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逐畏懦軟弱之徒旌擢骨鯁犯難
之士凡前日假繼述談純正以自謀其身者一洗而新
之使天下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姦邪者必誅則忠臣
爭効死節壯士勇於敢為庶幾可以雪耻萬世以不墜
祖宗無疆之基臣所以望於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
之弊者此也自崇觀以來姦臣用事日久鉗錮忠謹置
而不用士有慷慨敢言衆皆指為狂夫小則屏斥夷裔
大則蒙被斧鉞皂囊不奏于九重臺諫遂致於虛位此
言路所以壅塞而不通姦邪所以橫猾而日肆朝無端

人禍及四海至使夷狄興敢拒之師人君下哀痛之詔
究其禍根實出於此淵聖皇帝深鑒前弊即位以來虛
已受諫常若不及權置一時諫諍之臣招集天下敢言
之士忠謹之風煥然一新雖禹湯之聖無以復加惜其
羣言交至一切聽納受之泛然無所甄別而人主之權
遂歸臺諫詩不云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蓋謂聽言之不可不擇也人主聽言不先謀
及乃心而紛然惑於衆論則何所適從而可况賢者之
出入實繫一時之治亂故魏有干木則諸侯息兵虞有
宮之奇則晉獻不侵汲黯在朝而淮南為之寢謀裴度
之用不用每為天下之重輕可不謹孔頃者諫官上疏

論列李綱十有餘事其言未必切中意在巧詆以快私
心朝廷自當追念殊勲置而不問章雖屢上斷以不疑
則後有賢者誰復敢以私怒陰相擠陷耶一失斯人亂
不旋踵至使金虜鳩諸國之衆提百萬之師叩關而來
如蹈空谷兵動九天聲加四海而吾中國初無一夫敢
當其敵者幸而啗以金繒割以壤地虜亦從而退師柰
何虜圍朝鮮守禦暮急幸其既去以為苟安而不虞後
日之憂此豈策也孔當時議者猶欲縱其北渡躡其後
塵以追而擣之既已惑於群言不能斷以必往已而又
以河朔之民耻在左衽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則大信
既虧虜情益憤矣夫進不能退其師退不能結以信揣

其私情豈不再至明年虜騎果入固已洞知朝廷虛實
強弱之勢與夫兵伍之多寡人才之勇怯山川之險易
矣又當時在庭之臣不免皆去年用事之人而一時名
臣宿將悉已罷遣以此自料果有必勝之勢乎何不斷
以大義與群臣南下名為播遷猶得上策而又惑於衆
議城守不遷使前日能以剛斷自許於數計之中必行
其一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臣願陛下體乾之剛
行巽之權有漢光赳赳之稱無元帝優柔之失則兩宮
之耻可雪七廟之祀不乏而陛下之聖孝神武光于四
方昭示萬世有不可掩矣臣所以望於陛下勇於剛斷
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勤儉之

資膺皇天付託之任躬履艱難嗣承丕緒天心人望莫
不歸悅而適遭兵革搶攘之餘四海凋弊之日扶衰撥
亂去危即安事有不可勝舉者臣之狂瞽所陳不過三
策誦臣之言初若迂濶無補察臣之意似能切中時病
臣之私意以謂不能力救三弊則將何以遂致中興臣
度今日之宸急者不過欲報敵國之大讎雪兩宮之幽
憤復境土安天下以戒中興之功而已且夷狄服叛不
常久矣本其侵侮之由實皆中國自召又况資其兵力
以為援助其功既大責報必深一有不至必有禍害昔
人以謂湯武之興未嘗與夷狄共功蓋疏而不滅也唐
之肅宗嘗用回紇矣卒致掠華人辱太子皆殺近臣以

為唐患德宗嘗用吐蕃矣卒致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
陲唯太宗之用突厥也倚以討賊賜予不貲而卒與賊
連和舉國入寇於是太宗不勝其怒曾不三年電掃風
除遂墟其國豈不快哉國家倚金國以取燕雲其禍根
連結固有自來度今日之勢能如太宗之報突厥其
神且速如此乎唐興之初際天所覆悉皆臣服自三王
以來未之有也唯吐蕃回鶻景詭雄強為中國患獨甚
且久當時謀臣猛將圍視共計卒不得其腰領晚節雖
自亡而唐亦衰焉今夷虜日以盛強中國漸致衰弱臣
願陛下體太宗之英武以蹶其牙而犁其庭不願若唐
之末世與二虜相為盛衰而已也議者以謂方今將帥

乖離戰士疲輕甲兵鈍弊財用殫耗連年動衆不勝其
勞將何策以制之臣不敢上援遠古願鑒前日之三弊
以專於任用明於黜陟勇於剛斷為陛下言之蓋人主
能論一相則賢者必以類至百度自然振舉四海自然
悅服素何正直則必為邪佞所惡功高則必為孱庸所
忌此譖愆所以必行譴逐所以隨至是任用之專最為
人主難事今既得賢而用之不能盡去姦邪則其勢必
不兩立前日小人之徒至今猶在顯位則是慶父不去
魯難未已也儻不決於去除臣恐終至誤國是明於黜
陟尤為人主之先務二者非勇於剛斷自信不疑則亦
不足以振主威於既弱理頽緒之將終此三者陛下

力行之而已天下寇雖已解去而國勢漸削四方嘯聚
旁午山谷九族遠託窮廬而虜情猶未定安危未可知
臣意陛下食不得甘味卧不得安寢朝廷大臣當主憂
踐祚以來其所施設猶未足慰天下之望此臣所以敢
陳三事以冀陛下奮然有為以革前日之弊也去年金
虜既去而君臣相顧以為無事故謀臣不講禦戎之策
絕塞不遣防秋之戎朝廷不選將帥郡邑不練甲兵乃
復罷舒王配享之祀復春秋取士之科至於士論紛然
幾成聚訟可謂不急之務也今日不鑒去年之弊而禦
戎防秋選將練兵之計一切置而不問去年復春秋今

年行詩賦去年削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釋奠之
制觀其事體與前日畧同安知虜人不復窺中國以肆
其虎狼之喙耶此以妄意恐陛下復踵前日之三弊是
以敢効其愚衷庶幾涓埃有以上裨獻納之餘昔人論
王霸之理謂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
今來驍銳勇敢之將可使絕域之人有能係單于而斬
樓蘭橫行匈奴而勒功燕然者乎既不可得即有賢相
為天下之所係望名震四夷能使酋長望風而畏則何
止却百萬之師制千里之難而已執臣見數年之後要
路無小人朝廷有公議將士革叛離之心師徒鼓驍銳
之氣則財力富強國勢十倍人人思奮以雪君臣之耻

陛下又濟以剴明果斷建立大功以成大舜之孝固有日矣乃若興師動衆勤民異域以與夷狄角一戰之勝則臣不願陛下為之文德修而四夷賓中夏安而遠人服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昔人以為周得上策故曰治人唯聖人能之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乃苦身焦思嘗膽朝夕不忘其辱其後卒能大破吳國使甲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徒以得大夫種范蠡而用之耳故種能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而甲兵之事則蠡實專之越王為之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士厚賢禮賓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是以二十三年之間一舉而滅吳以雪會稽之耻此霸王之業不足為陛下道臣

請以漢高之事明之高祖二年東伐楚大敗於睢水之上太公呂后質於羽軍其後侯公往說而復歸於漢及天下大安偃兵息民而高祖五日一朝號太上皇復為父子如初果何術以得之哉項羽棄范增而不用高祖得三傑以共成帝業故能力戰以有天下智勇過於湯武而孝行不減於曾參今陛下得將相而用之有若大夫種范蠡蕭何陳平張良之徒而復讎雪耻之心不忘於朝夕之間則亦何患乎不能成二王之功耶臣生長盛蒙被累聖之休光恨無以自効其愚朝廷遭值百六之灾北方之民橫被屠戮者十有八九臣生於東南僻遠之地目不見戰伐之事坐視兩宮遠征異域中夜卧

起悲憤文攻自搗懦庸不能挽強執銳以効死唯有孤
忠可以自獻是以敢陳蕪穢之辭不避猖狂之罪頃者
郡國不以臣不肖兩得充賦於澤宮道由淮汴以至京
師是時四方奉花石之貢吳檣蜀舩岢峩而來銜尾而
進不絕於道臣在舟中望見幾至泣下是時欲陳狂瞽
之言者屢矣重念言之必至殺身其實無補於國今陛
下踐祚之初痛革諛諛之弊樂聞骨骸之言臣於此時
不思一奮則是終身無可言之時也惟陛下察其狂狷
赦而不誅非獨臣之私幸實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
任昧死俯伏待罪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五

炎興下帙二十五

起建炎三年三月三日辛巳盡五日癸未

三日辛巳擇日幸江寧府

是日降旨昨金人逼近倉卒南渡暫至錢塘勢非得已
每念中原未嘗終食敢忘今累據探報金人軍馬歸回
已離揚州錢塘非可久留之地便當移歸江寧府經理
中原之事可令於四月上旬擇日進發應江寧府合預
排辦并沿路一行所須等事有司疾速排日施行務要
前期起辦應副諸軍外餘事盡從簡便不得搔擾

呂頤浩為知樞密院事知江寧府兼江南兩浙經制使知

杭州康允之差往措置江寧府事

裴淵及靳賽戰于泰州

靳賽劫掠通州以其衆至泰州則曰收捉裴淵、出衆戰人無器甲悉取民家氈褥作軟纏出城為賽所敗淵在城上呼其衆入城賽追至門外時門扉猶未闔淵之衆悉力禦之賽衆退去自後兩軍以皆官軍遂各遣介議和淵出金銀犒賽軍而去

五日癸未御營都副統制苗傳劉正彥殺簽書樞密王淵舉兵向闕反逼上遜位皇太子元祐太后垂簾聽政

秀水閒居錄曰建炎三年己酉二月三日余為中書侍三郎從車駕自瓜州渡江四日早宰執侍從朝于鎮江府

沿中上面諭召從官諸將同入堂議事有中官來云急宣兩府即復馳詣行宮上曰適王淵奏來乞速幸餘杭云鎮江暫駐止是照管得一處若虜人自通州對岸過江先據蘓州奈何不若錢塘有重江之險適已議定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更無文字朕即今上馬卿便治事余頓首曰臣敢不承命車駕既行王淵在江下遣人報之令差三百人入城防托三鼓方至部將楊沂中詰旦分差守倉庫諸門訪郡官皆不至午間聞通判梁求祖在近郭竹林寺招之即來付以郡事六日官吏百姓稍入城余率求祖徧走坊市告諭衆情遂安十日至蘓臺車駕未行即作奏有旨晚對具

述鎮江事上喜見眉采差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上曰
卿是執政官行事並如朝廷不須更具畫一卿必無過
舉余拜謝是日車駕進發繼得省劄余加御營副使月
末忽被召抗章力辭具請渡江之罪至嘉禾不敢進又
辭王淵自平江來云亦被召遂先去中使高琳等三輩
繼至皆賫御筆趣行三月初一日至臨安黃汪二相皆
罷是日以晡入見初二日告迂除右相初三日朝廷方
聚堂得御批王淵焚二書樞密院事仍兼朝統制是夕
聞諸將不樂初四日留身奏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陛
下聞之否上曰如何余曰臣記得武臣作樞有免進呈
及押劄子故事今淵又兼都統制於諸將尤有利害臣

欲罷淵兼官免進呈書押如故事庶弭衆論上皆以為
然即行之歸堂少頃內臣康履來傳宣既見請屏人出
黃紙一小卷展眎字兩行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余
謂此何謂也履曰軍中有謀變者以此為信號從之者
書其名於前履家僕使有得之者密以告余曰知其謀
否履曰畧知期以來早集于天竺寺適得聖旨令朝廷
召王淵商議為備事作方諭其意田即苗也金則劉也
詐言謀於城外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即召淵告之
至暮淵報曰已遣精卒五百人使臣十人將一員今夜
伏于寺側初五日早朝右丞張澂留身曲謝俟於殿門
未久澂倉皇至閣子曰方奏事內臣康履遽前云街市

軍士邀截行路履馳馬獲免上見詰問傳旨復召二府
至榻前上令履說履言如初且戰栗不退余曰宰執奏
事其他臣僚不當預乞令履退余奏曰方今國步艱危
人情憂懼正是姦宄作過時節履說必有之要須審於
處制中軍統制官吳湛嘗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上曰
無報余曰湛在行內北門下營乞遣人詢問方令閤門
官呼快行召湛忽報遣人奏急速事令取文字曰無文
字來人乞面奏即呼入云苗傅劉正彥今早率手下人
擐帶器甲將為教閱忽把截街巷不放入行王樞密朝
退與正彥相逢正彥手殺淵簽其首與諸軍同來內前
要奏事已閉門拒守上大駭愕不覺起立余曰既殺王

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之上卿曰即遣報既至門首湛
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遂登門樓傳與正彥在前張
達王世脩次之諸校又次之皆被甲以長竿梟淵首甲
士擁其後余抗聲曰汝等皆世受國恩身為將帥一旦
如此欲何為也傅正彥仰首曰王淵過江敗事當誅却
除樞密黃潛善汪伯彥作相誤國行遣極輕康履曾澤
凌侮諸將人人切齒余曰王淵誠有罪安得專殺黃汪
二相貶責自有次第見議再貶二內侍作過上不知耳
知之不容今當奏陳重作行遣速率諸軍歸營二凶相
顧未有語管軍王元登樓大呼聖駕來黃傘遽前二凶
拜諸將軍士皆唱喏余退迎上具奏上曰何不退問更

有何事令元問之二凶曰請誅履澤上令吳湛呼康履少頃至押出門衆校即殺之亦梟其首與淵首相對澤下直不在禁中二凶又曰聞欲遣使金人乞請太后垂簾同聽政上曰太后意如何余曰自無此理門下侍郎顏岐曰若太后自諭之則衆無辭矣上語岐曰卿往奏太后少頃太后乘小輿至不肯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為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為邀去柰何余奏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導語言且觀群凶之意上以為可即下樓步從小輿出至樓前太后呼二凶至鐫諭久之二凶但言乞垂簾庶於和議可成使回無成捲簾可也忽聞樓上傳旨曰可

依所請衆皆羅拜稱謝太后回亦不登門只於廊廡置輿諸軍尚不退二凶復請曰太后既許垂簾乞尊主上為太上皇帝請皇子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余因垂泣而言曰凶逆之謀一至于此臣備負宰輔義當死國指樓下曰此臣死所也臣乞下樓面詰二凶開諭三軍二凶所恃人衆耳三軍見從即無事不然不過殺臣上俛首沉思曰卿欲如何開諭余曰臣今先問所請何意彼必曰為和議又問出於二將與幕府耶出於軍衆耶彼必曰出軍衆則答曰如出諸軍當親往徧問既入其軍則可以忠義利害諭知之矣上曰凶焰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余即兩泣伏地曰事

變如此臣無解紼之策欲盡死節而已不能保死後事也上揮左右稍却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豈復後圖之不成死亦未晚余嗚咽不能言上令傳詔從謀復令李邴取紙筆親書數字與之樓下皆呼拜諸軍欲退余揮淚奏曰臣終當下樓一問諸軍上曰卿勿輕發余曰臣不敢不慎即趣出呼諸軍近前二凶先至余曰更喚幕官將佐使臣軍校等來者數百人駢首爭聽余曰二將諸軍知之否應曰知又問此事出於忠義為國耶或別有所圖應曰忠義為國欲定和議余又曰金人與兵近在江岸和議成與不成固未可知衆曰更在朝廷措置參議官王鈞甫欲前復退余曰王參議有何說鈞

甫出曰今日之事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余曰果是忠於國家別無姦謀自今已後循守法令聽朝廷指揮若有強橫敷衆不法之人不得容庇諸軍共誅之皆曰諾衆遂退初九日鈞甫來余語次遽問曰前日樓下言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何謂不足鈞甫逡巡曰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余又曰此事軍中為是為非鈞甫曰亦有以為非者余曰賢言學不足必是以為非鈞甫致謝余曰道君皇帝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此卒無人一能効力者古人云燕趙多奇士殆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人無只謂朝廷未割得脚余曰未割得脚未可與虜角力自治豈無策乎以主上天資英睿春秋鼎盛尚割

脚未得今虜營近在江北太后抱負聽朝將來秋深事當何如鈞甫曰這箇則甚可憂余曰賢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曾獻策要滅契丹今金人所在信任多是契丹舊人若能渡江必首先來取賢二人須早為朝廷協力為劉脚之謀鈞甫唯唯是日上幸別宮故相劉正夫第也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仍以睿聖為宮名宰執百官皆從侍衛如儀上四日張浚自江遣進士馮康國持奏并申都省乞主上取損位號柔服虜情次二凶堂白遣使議和不可緩余曰已議定朝夕行出雖聞虜若有在揚楚之間者未知酋長何在須遣小使尋訪報信今欲外召二使先遣一小使報信如何皆曰善遂擬定召

王孝迪盧益密院准備差遣中差小使次日早朝奏陳遣使事極有可慮太后曰豈能便和余曰今虜騎留于北秋中必謀渡江近日事彼必探知虜意欲國家安治乎危亂乎必欲其亂可以乘隙吞噬若不遣使二凶必謂元請和戎既未遣人安知不可若遣使虜必偽許挾二凶之變御持其事二者皆害反正臣曾深慮昨日與執政共議託以不知虜酋所在先遣人小使則臣之謀也太后曰吾未曉卿但說余曰所召二使皆在近處見行在新遭事變必未敢來必有辭免遣人來朝廷體問臣當諭使力辭先遣小使擇一可委人令到平江訴於呂頤浩等曰朝廷硬差來實不願往乞留軍中頤浩等

心欣然留之如此則名為遣使其實不行可以杜塞二
凶之謀免墮虜人之計太后喜已而盧益果遣人來問
召意余諭使力辭孝迪不辭而來依舊除中書侍郎遣
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戒之至平江果不行晚朝留身
奏言自事變以來今十餘日能為朝廷之助者從官中
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邠諫議大夫鄭穀邠舊為內
翰今乞再除穀乞遷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為可復奏曰
遭此異變士大夫在朝廷者固是不幸然須蒙耻奮忠
共濟難阨如中書舍人林通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
不出意欲坐觀成敗是何用心所以乞稍遷二人以為
激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六

炎興下帙二十六

起建炎三年三月盡其月

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曰事已有成容子細稟覆累日與二將諸幕論議大抵以軍中人情中外公論反復曉諭朝廷若舉反正之議無敢不從惟是二將所陳未有一事得請頗以為言如年號等事昨日已再入文字語未畢呈內降文字乃二函所奏末批云第三奏可改元明德或明受余即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且告少留此奏來日降下今還軍中言已為論改年事庶於世修無疑後兩日改年明受又曰二將甚愚不難制惟張達最乖因議及請復辟主上還宮乃曰本為議和今使猶

未遣豈可輕議迎請余曰虜人近在平江比日已遣小使使路若通非久便見可否胡樞密遣人賫狀來云至平江府為勤王所拘留文字亦取去余令徧呈執政及二凶與幕官到堂亦示之自此使議遂息二十日上下人情翕然和同軍民皆言當反正二十一日世修至云軍中已定便可下詔余曰事固定亦當速然迎請車駕須有禮儀及奏章書詔之類先執政議定又須擇一吉日忽平江傳檄指名二凶之惡來人以數十本傳城中二凶得之忿怒相從至堂出檄文曰某等前日之請款和金人以息兵革本期人使回見得虜情如何別作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通方聽朝廷措置今勤王傳

檄直以某等為逆賊實不能堪款率本軍徑至平江與諸人理會了却來迎請庶顯本心又聞此檄出張浚之意辭氣忿疾與常日不同余曰既知是張浚侍郎之意便可罷以兵權付呂樞密必無事矣於是衆退晚朝具奏批云旨罷浚禮部侍郎後浚來首語余曰前降罷命知非朝廷意即時毀却省劄矣之江中余曰方是時反正事垂成凡有益於此者皆為之不特此命也如黃汪二相再貶亦是此意浚與黃潛善深知故併告之於是召李內翰邴張直院守分作宰執百官奏章三奏三答詔及率百官迎請詔太后手詔并赦文二十六日執政聚議召二凶二十七日令行首司發帖子請召諸公皆

危之少頃人回曰皆來既見余曰反正事已定擇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二十傳面頸發赤慚恧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和戎今雖平江使命不通未曾別差人別路前去首尾及一月却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余厲聲曰如公之說正不相違本為和戎而不可通使更何所待若不由平江它路遣使緣事已張露其誰不知州縣亦必邀留虜人只在江北今已二十日餘彼必探知子細平江日稱勤王餘杭尚未反正正兩相疑阻虜若乘隙不待秋冬徑渡衝突諸軍奔潰國家束手受斃皆二將為之也又安知內外無忠義豪勇之士攘臂唱義立定亂之大功者乎

前日王淵不當為僉書人情尚能如此今日事孰為輕重哉若前後相違今能同衆有請猶是救得一半招諸公說諭乃是要得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諸軍請主上還宮公等六人措身何地平時為將帥者皆賴國家官爵俸祿號令法度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非雖三尺童子亦知去就將校軍士今則必難誑惑今日之事不可旋踵請於幕次草奏日已高令堂厨具食前一日預於廊下設幕次紙札皆備食畢送茶且覘之人回云世修草奏張達共看二將無語少頃持來二十九日下詔即朝別宮累日陰晦至是開晴人情大和悅申後二函來私第稱有稟覆事見之云某等自初五日樓

下陳請後來未曾見上來早當迎請即今欲隨相公一
到別宮見上謝過三十日五更赴睿聖宮比晚畢集率
文武百官數百員伏殿下餘人立殿門外三進奏封三
賜批荅荅詞前一日所進也久之上方御殿拜舞山呼
聲聞數里二府升殿余奏曰日已巳時二刻乞駕輿還
行宮上猶遲遲余又奏曰導從侍衛自五鼓集此已過
進膳乞趨駕未審乘輦乘馬上曰乘馬就西廊余搢笏
掖上就鞍軍民縱觀往往登屋夾道歡呼焚香如雲至
行宮御殿閣門以次引班拜訖皆退是夜二府宿堂四
月初一日百官早朝奏曰二凶未有以處欲以遷官除
淮南兩路置制使令將部曲赴任上曰淮南有金人否

奏曰東路有之指揮內便與說破如所部州縣有金人
占據且於沿江駐軍相度渡江仍不候授告起發二將
許入辭餘悉免上皆可之初二日早朝捲簾上獨斷如
故至晚二凶來見云昨日已入辭蒙恩賜金軍伍已發
乞今夜勿閉城門庶得一日發絕是夜數處縱火而大
雨傾注火不能起復出一劄子乞賜鉄券余曰故事有
之不講久矣取筆面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
法製造不得住滯又曰王世修尚可從軍否余曰渠為
從官豈可復參謀又曰兩日並不相見余曰恐是拉行
是夜三鼓後人馬出盡初三日押赴朝即官傳宿來漏
舍白急速事宿曰昨夕得省劄給賜二將鉄券此禮本

以待有功今可給乎余展劄子請執政同看問宿曰檢
詳故事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宿
曰不知也又問如此可給乎執政皆咲宿曰已悟矣余
既去朝後數日見邸報論宿功遷一官上曰昨暮城上
望見郊外水際有舟船火炬朕遣人墜城探之乃韓世
忠下先鋒陳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問之但云
苗統制去也未勤王兵乃如此余曰勤王兵不為無助
只要它作聲援如遣馮康國來及拘留小使之類皆是
儻進兵至城中必交戰勝負固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
必生奸謀以保護為名分守兩宮勤王兵雖勝如何措
手相持不勝則禍變叵測矣此國家利害也如論臣寮

利害則在城中者甚危而難為功在城外者甚安而易
取名檄云當與天下共誅之此雖大義然事若至此雖
誅何救度諸人朝夕必來臣則去矣望陛下試以此意
諭之看有何說仍望速令分路襲擊勿令過江既過江
則難討也初四日求罷午間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
孫世詢等至皆以塵土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頰封藥
如金瘡者州人指咲曰舟行未嘗有塵不曾戰鬪何故
傷損皆奔趨禁門款直入衛士呵止遂大呼毆擊而入
倡言曰韓太尉使來拆簾徑至殿門呼叫不已上大驚
遣人引至殿庭望殿上無簾慚作而退至晚呂頤浩等
皆至初五日二府奏事方退留身奏曰陛下既許臣罷

去乞早賜處分臣自此不復敢赴朝上曰卿拜相方三日事變遽作賴卿之力二十五日而事平以卿平難之謀用圖恢復必有所濟余曰臣若不去人必為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今中司闕官乞陛下選除從官知事者為之庶幾議論得實上曰誰可余曰中書舍人張守見直學士院自李邴遷執政以後書詔皆出其手日至都堂頗聞謀議且臣累聞聖訓謂守作言官論事得體上曰即有除命上又曰朕與卿相知今整聽卿去然孰可繼卿者余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以謂勤王有功耶城中安靜數日方至余曰嘗論奏外援不為無助不必先到城下若以二人作相則諸將必

喜上曰且除一人二人孰優余曰知臣莫若君况命相大事臣何敢優劣上曰第言之余曰頤浩練事而粗暴張浚喜事而疎淺上曰俱輕浚太少年余曰陛下若以浚為年少且除近上執政官向日臣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賓主主之上曰然又曰卿欲何往余曰聽命而行不敢有擇上曰除卿帥藩奏曰臣聞命即出城乞免謝辭上曰莫不當免否余曰除目內帶下令免即是責命若奏陳乞免即是從請上曰甚好又兩拜辭上將退上曰即今更押卿赴都堂余曰蒙陛下恩遇之厚體貌已全乞免此禮上曰有說卿到堂以待令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

忠張俊皆參堂以正朝廷體面前日將佐直撞入內殿打衛士叫呼無禮皆不知道理此風不可長也余曰願浩自是赴堂供職陛下既以朝廷禮法為訓臣不敢違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以肅清宮禁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至入殿門誠是不知道理上曰極是余曰臣至堂只候見諸將畢便去須臾到堂諸人皆至光世曰禮合公叅世忠曰金人固難苗傳處只有些箇漢兒怕它做甚余曰請太尉急追討無令過江婦得御筆張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張守除御史中丞至晚鑠院宣召直院王洵翊日宣制願浩右相余大觀文洪

帥即奏乞免謝辭徑至城外接待院先因渡江盡弃囊橐一簪不存至是隨行惟一布囊負之而趨路人皆嘆有嘆息見憐者中書省吏賫機密文字黃袋來納余令當面開示有二凶請劄子不魯施行者十八紙具奏繳納次日內臣康諤來傳宣曰謝辭依奏已免又出手詔獎余令繳劄子且改除知平江府即作奏乞依前守洪隨行親兵七十人以道路尚難乞將至新任附諤持奏并別作一劄子謝賜獎諭詔手詔云朕覽卿所奏苗傳等申請朝廷不魯施行事十八紙卿任宰司之三日變起倉卒方群凶肆虐制上下圖謀逆卿在廟堂能折姦言拒而不行保安兩宮卒以無虞雖曰在外大臣將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六
提兵入援實卿謀慮周密終始保護之功朕甚嘉之已
除卿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蓋朕將幸建康以援中原
倚大臣為屏翰委任重矣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初
八日閣門官張太送告來依舊守洪遂過錢塘江於越
州治行繼聞遣給事中周望督諸將討賊又聞諸將擅
殺工部侍郎王世修中軍統制官吳湛皆畧其家先是
歲前聞金虜既破鄆州黃相約諸執政曰六宮先渡江
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動即軍
情不安至是皆狼狽徒步登舟塞河而下江水未應閘
不可出余有大船稍工夏立先泊真州閘外漫遣一介
告之令彼放船至瓜州又以告小子唐卿余從駕渡江
不敢顧家詰朝報至云骨屬乘夏立船已過江少頃唐
卿來云是夜三鼓後去江岸十數里船不可行持火炬
江上尋夏立船一問得之骨肉徒步行蘆槎中欲晚登
舟徑渡復遣舟取行李則火起人散虜騎至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七

建炎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乙卯隆祐太后御舟至於杭州有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官駐劄於奉國寺至三年二月初四日虜騎寇於揚州乘輿渡江十三日壬戌車駕次杭州命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制置使劉光世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留屯駐於鎮江府江寧府措置公江守禦公事俄詔淵還遣御營前軍統制張浚將部兵可守吳江三月二日庚辰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五日癸未苗傅及御營副將軍劉正彥反揭榜於市及傳檄報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七

建炎復辟記曰建炎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乙卯隆祐太后御舟至於杭州有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官駐劄於奉國寺至三年二月初四日虜騎寇於揚州乘輿渡江十三日壬戌車駕次杭州命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制置使劉光世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留屯駐於鎮江府江寧府措置公江守禦公事俄詔淵還遣御營前軍統制張浚將部兵可守吳江三月二日庚辰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五日癸未苗傅及御營副將軍劉正彥反揭榜於市及傳檄報

起建炎三年三月盡其月

未苗傅及御營副將軍劉正彥反揭榜於市及傳檄報

三朝正史卷一百二十七
諸州曰統制官苗傳謹信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
兵等邇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奸臣誤國內侍弄權致
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遺棄社
稷存亡懸于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并內侍等不務修省
尚循故態為惡罔悛使民庶皇皇未知死所進退不能
大臣盡出闔官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將至朝廷安
然坐視又無分毫措置即缺字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
禍嗟爾士庶興言及此寧不感傷朝廷微弱未明正典
刑天其以予為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貫著并內侍郎
官等並行誅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國慎
慎無生疑以致後患本為生靈別無希取爾等若獲安

居傳等赴死未晚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
萬方苗傳同劉彥正勒兵向於闕前梟淵首於闕下是
日宣麻除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皆
入禁中宰相執事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頃之門外
軍聲益謹中軍統制官吳湛披甲持刀排門而入引傳
所遣一使臣一侯人入內傳等語奏於上曰苗傳不負
國家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尹之與百官議曰今日
事急若不請上御樓自撫慰之恐無以止變允之先入
諸公願入者請從我衆曰然遂從允之扣內東門請見
俄獨詔允之入允之請上御樓遂許之於是上步自內
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是也宰相執政侍從百官皆從

三朝北盟金
卷一百二十一
二
馬傳同正彥率兵立門以下盡皆被堅執銳控弦露刃
填滿街衢見樓上張黃蓋稱呼萬歲聲啗上乃凭闌呼
傳與正彥問曰卿何故如此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
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曲法不端內侍所主乃
得好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
不戰首先過江止因交結康履却除為樞密使臣自陛
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例作遙郡團練使臣將
王淵斬訖梟首在此應中官在內者並皆誅訖對御更
請康履曾澤欲皆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彥
已降黜康履曾澤待重與責降卿等可與軍士歸寨苗
傳奏曰臣若不斬澤履歸寨未得今日之事盡是臣作

不干三軍之事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
權依舊不肯遣出上曰待朝廷自行斷遣即今便與流
配海島知卿等忠義即除苗傳為承宣使御營都統制
劉正彥封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一行軍兵並特赦罪
各令解甲歸寨苗傳奏曰感聖恩臣但得康履曾澤便
即歸寨上顧百官曰當如何時有浙西安撫使司主管
機宜文字朝散即時希孟奏曰願陛下速送康履曾澤
等出交與苗傳中官之害至此為極若不一切除去恐
天下之亂未已軍器監葉宗諤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
以慰三軍之心上曰此事極曉但須是朝廷自行遣流
於嶺南如何因叛將勒兵向闕便付中官使殺之逾時

傳兵不退上命吳湛召履不出乃逃匿藏避之再命衛士搜捉宮中得於禁中清漏閣衆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臣死矣何獨殺臣遂交與苗傅即樓下腰斬之鬻其肉上命傅等歸寨傅與正彥請宰執官出門議事於是尚書右僕射朱勝非并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澂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皆出見傅等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勝非等奏上欣然許之詔恭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事百官皆出門外聽詔傅與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君道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逵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百官衆復入

見上奏言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適來聽詔百官上曰顧問百官百官但言不妨時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死有二一則率百官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通判張誼面折希孟曰此是何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上徐謂宰相執政曰朕當退避但須索稟於太后乃命吳湛謂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門屏幃幕止坐一竹椅並無藉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於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終不允曰不敢當坐矣頃之太后一竹輿以上步從老監五人上以傅等語奏於簾前又命宰相執政奏之太后曰當自出

門外與苗傳等商議遂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百官從之
傳與正彥拜於轎前軍士皆聲喏傳等奏曰告太后為
天下生靈作主今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全賴太后張主
太后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興
起邊事所以致招金人養成今日禍豈關今上皇帝之
事皇帝仁孝別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之輩誤國
他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傳曰臣等已議
定豈可猶豫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上同太后降樓歸
內降劄子三月初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親筆朕即位
以來疆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
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

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
得消弭天變安輯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右劄付刑
部仰於赦書速頒降施行又詔曰王淵身為都統制車
駕駐蹕維揚金人傾兵前來並無措置斥候不明以致
倉卒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結內侍康履等
並以正典刑令尚書省出榜曉諭九月十日王孝迪為
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右丞皆充奉使大金國信武功
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鄭大
年為國信使副奉禮物使虜先以進士黃大年為承奉
郎借朝奉大夫直秘閣賜紫金魚袋進武校尉吳時敏
為秉義郎閣門祗候借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為先

期告請使十六日苗傳劉正彥到都堂欲分隸所統兵入衛睿聖宮尚書右丞張澂以為不可固止之傳正彥遂退十七日乙未張浚不受禮部尚書之命浚亦不肯分兵浚與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議舉兵討逆傳檄諸州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侵凌逆臣苗傳躬犬彘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登門再三慰勞而傳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迫脇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

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疾人情孰不憤怒願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傳等揭榜于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迴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聚兵於平江韓世忠張浚馬彥輔各領精銳辛道宗永宗陳思恭摠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摠據衝要趙哲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叅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舟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軍州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苗傳等偽命

及專擅改元悉勿施行如敢違戾天下共誅之二十八日苗傳劉正彥至都堂見宰相朱勝非請入見睿聖皇帝奏事勝非難之曰俟先奏知傳等固請勝非不得已為奏許之傳同正彥叩睿聖宮門請見時已昏矣上即令開門引入見之傳同正彥拜於殿下上命登殿傳正彥奏請親札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札所以取信於天下者以其有御寶今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為信統制有事但來商議不以何時可來相見勿須疑慮傳等拜謝而出四月一日皇帝復位以王世修為工部侍郎初傳正彥反也世修實為之謀畫及外兵至憂懼乃急請復辟以自免故有是命二日己酉以苗傳為淮南西路

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四日辛亥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六日癸丑以右僕射朱勝非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右丞張浚為資政殿學士知江州門下侍郎顏岐中書侍郎王孝迪皆為提舉宮觀路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僉書樞密院事李邴為尚書右丞八日乙卯詔赦天下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寧府野記曰王淵字幾道階州人通書史善騎射久為邊將與夏人戰有功河北京東大旱且苦伐燕之役高舉張先等群盜並起攻沒州縣衆各數萬命內侍梁方平為河北京東制置使素與淵不足薦為都統制欲陷之及

見淵復大喜軍政盡與參謀身先士卒所向無前踰年
悉平加觀察使靖康中金人攻河北淵軍趙州虜至城
下淵令統制韓世忠夜半出城統賊營大呼賊亂自相
蹂踐死者甚多夜遁去是冬犯京城淵退師應天虜來
攻淵命世忠楊進累戰殺傷賊數萬今上即位應天深
相倚用除御營使司都統制淵常忌楊進欲加害故進
復反從維揚會陳通反揚州辛道宗趙萬等率兵進討
辛道宗不能恤下又趙萬逐道宗亦反陷潤州授淵兩
浙制置使領張俊等軍往至瓜州萬請降淵誘斬萬等
進至秀州淵下令教兵十日方行陳通聞之稍怠翌日
淵勒兵馳至杭州通不暇走遂出降又進平婺賊蔣定

淵還聞賊張遇衆數萬據揚子橋淵自將數百騎穿遇
寨過遇見淵器械精明皇恐出迎馬首一時解甲加嚮
德軍節度使虜陷維揚從上渡江至常州丁進劫掠不
止淵召而戮之上至杭除僉書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
亂懼淵威名襲而殺之梟首東衢年五十三

金人陷青州知州劉洪道棄城走

劉洪道棄青州而去金人入其城先是知濱州向大猷
為葛進率之同來犯青州青州閉門不納葛進攻城不
下遣大猷入城議事洪道執之囚於獄中至是金人出
大猷於獄令知青州大猷喜於受金人之命於是出文
榜多指斥

金人陷鄜州

金人自陷延安府又趨晉寧軍晉寧軍堅守未下至是
殘擾晉寧軍反兵趨鄜延經畧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
遂陷鄜州

水賊邵青擾泗州

邵青濟南府人五丈原作稍公載窰務草平日為竊盜
後為樓閣賊遇賊下獄不通火伴甚得其徒黨之心嘗
以盜敗杖脊而終不悛至是聚舟船往來于楚泗間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八

炎興下帙二十八

起建炎三年四月一日
戊申盡二十日丁卯

四月一日戊申朔皇帝復位

皇帝復位制詔并臣寮奏請曰朝奉郎試禮部侍郎充
御營使司叅贊軍事臣張浚右臣伏觀三月五日睿聖
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
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
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
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
削民人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
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固為得策然臣獨有一

說不敢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大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聖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微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靖江左如此則於天下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如臣言為然乞行下有司令率文武百官祈請施行新除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右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

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明號令失信西則侵陵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卒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為患至今近聞將相大臣被命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據臣民忿怒之氣然伏觀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即位以來強敵侵陵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至尊之位將以紓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踰三十年孚于四方出簾聽政擁祐皇帝陛下四海之內孰不歸依但臣有愚見不敢愛死而不言方今強虜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

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
佚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
亟復帝位親總萬機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
賞今日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
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帥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
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新除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司事臣呂頤浩等
右臣等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備禦虜人致乘輿南渡
結連內侍躡除樞筦近有統制官苗傅劉正彥被奉聖
旨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
狄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恭儉憂勤

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
恐太母垂簾嗣君皇帝尚幼未能戡定禍亂臣等今統
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復位或太后陛下同共
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宰執劄子臣等三月二
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睿聖皇帝始
已講和大金之故責躬避位退處別宮授位元子恭請
太母垂簾同聽政事今國家多事干戈未戢信使雖遣
難必復命之期天步方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
還尊位總攬萬幾苗傅等一皆聽從取進止皇太后批
荅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以國家艱難
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願還政今覽卿等所奏甚契吾

心可依所奏疾速奏請施行宰執等上表乞皇帝復位
臣朱勝非等言屈已睦鄰事本由於獨斷因時復位理
難抑於群情臣勝非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昨者
鄰敵侵凌聖躬謙損授位元子退處別宮恭請東朝同
聽政誠意懇切詔旨丁寧用交大國之歡少息生靈
之禍今者干戈尚擾宗廟未安遣使艱必於還期防秋
當思於預備若未復九重之正恐尚墮萬機之繁恭承
太母之訓言兼列群臣之奏請事有必至義不可辭伏
望皇帝陛下察億兆愛戴之公視社稷安危之重亟契
六龍之馭率和萬國之心俾中外之協寧庶艱虞之共
濟臣勝非等無任云皇帝批荅朕以金人連年內侵斷

斷然不疑避位與子恭請太母同聽政事庶便和議以
迎二聖以安生靈今承太后聖旨并得卿等所奏當還
尊位摠攬萬機殊非本意難議允從兼已具奏太后卿
等宜體朕懷皇帝奏皇太后劄子臣恭請領御寶劄子
令臣入禁中起居早來緣臣疾作卑體不安已奉表起
居容臣侯望日趨詣謹具奏知宰執等再上表臣勝非
等言伏以責躬與子即聖德之難名戴后祈天頌群情
之莫遏未頒俞旨再罄忱辭臣勝非等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切以有德者興因民心之所與大寶曰位惟帝命
之是承屬天步之多難軫淵衷而深念思柔強敵暫屈
威尊播告多方見禹湯之罪已矜憐赤子知堯舜之性

仁然事有緩急之殊則理繫安危之異盛秋設備當愛
日以有為萬里結盟慮歸程之或阻矧太母憂勤而垂
訓暨群臣懇逼而陳辭宜還正宁之朝大慰群生之願
伏望皇帝陛下仰遵慈旨俯徇輿情亟傳清蹕之音遂
返紫闈之御東嚮而揖者再雖循即事之儀萬歲之呼
者三速契投機之會臣無任 皇帝親筆批荅朕奉太
母慈訓及臣寮奏請還即位親總萬機深惟避位本意
專在和戎覲以迎還二聖安輯生靈今慈旨丁寧與臣
寮繼請宗社之計至重防秋之期已迫祈請之使恐難
必遂若太母念國家艱難之極不憚憂勤同聽政事則
朕猶可勉徇臣庶之願共圖國事不然斷不敢以獨當

尚書省牒部 朕頽德弗類遭時多難臨民馭朽索之
危涉道濟巨川之遠向者敵師深入國步載艱永惟責
躬避位之因專為講好息兵之計力祈大國興迎二聖
以遄歸庶保丕圖可致四方之綏請今則奉太母之慈
訓念嗣君之幼冲致兵民推戴之誠兼內外請祈之切
防秋在適當愛日以有為其遣使出疆恐尋盟而未遂
露章狎至復辟為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違群下之情
不可却遜辭靡獲任重難堪仰太母之慈仁許同聽斷
肆眚躬之寡昧敢憚憂勤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
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上徽稱於長樂以致四海之驩
正冢嗣於青宮以系萬民之望式頒溫詔誕告多方鳴

呼有臣三千實倚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復開過歷之期
更資中外之交修庶格神天之協祐咨爾有衆咸體至
懷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令有司擇日備禮冊
命施行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干恩賞等事有司疾速
施行如有稽違重寘典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
后詔吾以國家變生倉卒遵用本朝故事同聽大政皇
帝復位即願徹簾皇帝勤請者再義不得已絕勉數日
今中外寧一天下共慶皇帝宜專決萬機吾當退處東
朝以遂初志可以今月四日撤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帝奏皇太后劄子臣伏觀太后劄子欲以今月四日
撤簾國家非常之變仰賴太后姆姆慈仁恭儉始終保

佑遂復大位今亟欲還政雖謙冲退託聖德難名在臣
區區之心竇不違安欲望依舊垂簾同聽政事庶得協
和內外保安宗廟取進止皇太后聖旨吾惟自昔人君
冲幼必資保護例有同聽政故事前日特以倉卒之變
勉狗權宜皇帝復位數日內外寧一機務既宜專決臣
庶亦思瞻望吾豈宜久同大政已下詔用今月四日撤
簾宜速遵用施行 皇帝奏太后劄子太后聖旨以今
月四日撤簾臣內惟菲德遭罹變故自非太后保佑則
宗社安危殆不可測欲報之德無以為稱復位之始尤
賴母慈救寧中外而聖德謙冲確然不回臣不敢重以
機務上浼聖慮已命有司遵依詔旨施行

三朝北盟錄 卷之二十八
六日癸丑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
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詔曰移蹕而南渡疾止嘉禾請帥而北行往防京口
深嘉忠誼悉出懇誠陞秘殿之峻資貳鴻樞之重託鎮
撫六路緝綏兆民俟訖外庸俾圖內治屬營屯之弗擾
致宮闕之震驚靡咨召節之符呼兵入衛盡護同盟之
帥鼓衆偕行使孽將之宵遁絲義師之雲合朕素嘉其
有王佐之略復見其得大臣之風是用度越群公亟付
魁柄云

八日乙卯降赦

門下天祐民而作君所以大乎一統王體元以居正所
以臨於萬方朕屬時多難頌德弗類武不足戡定亂略
德不足以惠綏庶民兩宮遠狩則四時懷溫清之思大
國內侵則萬民罹塗毒之苦念艱虞之若此豈敢末之
能勝蓋少貶抑至尊之稱庶以上厭上天之禍惟國家
之歷數未艾而祖宗之德澤在人露章率籲者若出於
一辭搃師入覲者皆來於數路斷鼇而立四極既成開
闢之功取日而受五龍始正神明之御爰念撥亂者當
同於創業救弊者宜急於改圖方圖事揆策為永久之
規而訓兵積粟嚴備禦之策廣恢隆於大業以馴致於
丕平帝堯無黃屋之心豈菲躬之敢議漢高先馬上之

治庶後効之可圖嘉與多方一新霈澤可大赦天下於
戲聖人大寶曰位既還震極之尊王者求端於天期決
仁恩之惠尚賴文武將相中外士民咸一乃心同底於
治

湖州通判張燾上疏言時政

苗劉亂既定上求直言湖州通判張燾上疏大畧謂人
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
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
望豈非胷中之誠有未修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
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
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切觀近日措置防守大江之策

戶點一丁五人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蠲其私賦烏
合之衆素不諳戰陣一旦有風塵之警聞金鼓聲則鳥
驚魚潰之不暇尚安能必其用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
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臺諫所言多
循習故態觀望意指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
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遇待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
免絳繆重困民力勾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
之宜茅茨土階以俟昇平為之未晚云

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寧府

潰兵劉文舜擾濠州

劉文舜濟南府僧也先是靖康間京城受圍濟南府有

劉和尚者聚衆勤王有衆數千上即位和尚率衆至南
京納兵乞身歸濟南依舊為僧未幾其衆皆去圍濟南
二府乞劉和尚依舊為首官司令劉和尚出城說諭其衆
令退去遂退於數十里之外然後問其所欲其衆曰我
輩無頭領得和尚依舊為頭領劉和尚曰我非馭衆之
才豈可為數千人之首今城中有劉和尚名文舜者有
膽勇善射可為汝頭領汝願之乎衆曰諾遂招文舜令
還俗歸其本姓以統其軍車駕南渡中原沸擾文舜與
其衆渡淮首犯濠州知州連南夫命俞家鎮土豪與孝
忠率民兵一百五十人往迎之與文舜相遇于白石孝
忠欲進戰馬陷于泥淖中被殺衆皆奔還而防城民兵
知孝忠已死亦散歸文舜至城下南夫許犒其軍約使
退去文舜從之南夫科居民量貧富出金銀乃出庫帛
以遺之并自解金帶授文舜而去

潰兵薛慶據高郵軍

召邵成章赴行在

初邵成章以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悞國編管吉州上
思其忠召之諸內侍忌其忠直譖之曰邵九百來陛下
無歡樂矣乃使止于洪州居住

邵成章字茂文一字天素開封人也少為內侍博通經
史性好諒直諸內侍皆不喜之常出之于外宣和初為
淮南路廉訪使者條奏宣撫使童貫五十罪中外大駭

貫請上皇移成章為河北路廉訪使者亦不加罪淵聖
即位內侍用事者多貶罷起擢成章入內知內侍省事
賜梁師宅以居時軍民一歲兩殺內侍皆知成章忠賢
獨不加害建炎二年行在揚州大金攻河北陝西群盜
起京東西路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奏及張遇
攻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潛善伯
彥之罪且曰必悞國及申潛善使之聞上怒送成章吉
州編管明年果失中原上思其忠召之諸內侍忌其忠
直遂譖之曰邵九百若來陛下無歡樂矣乃使居于洪州
大金軍破洪州召之曰知公忠直能事金國則當富貴
長享矣成章堅不從屢逼欲殺之監守兩月復釋之曰

忠臣難得吾不忍殺復遺之金帛俄以病卒

水賊羅成擾楚州

羅成楚州洪澤閘之車軍也洪澤鎮市人煙繁盛倍于
淮陰故洪澤人常欺侮淮陰人而淮陰人曰淮陰縣也
洪澤鎮也鎮隸于縣敢欺侮我哉繇是各不相下初車
馬南渡金人方退去京東與宿泗盜賊縱橫洪澤有大
小舟千餘皆不敢動而閘兵恣縱橫行于市中間官不
能彈壓成遂鼓率群兵據舟船作過是時淮陰無縣令
而縣吏孫晟推行縣事以巡尉彈壓洪澤成等不服遂
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退避之且使人勸和
成等退去初韓世忠京東潰散有後軍將李義者往來

于賓應之間有衆五六百成遣人相約合軍共圍楚州
去來不定成破漣水軍取練色絹為帆以絹為索李義
復分軍而去義謂之李大刀為邵青所敗走至真州六
合縣界中餘衆有數十人欲趨和州真州檄沿江巡檢
滑某追捕之滑某以軍班授官善射有膂力即以土兵
數十人追至九女堰殺義并殺數餘衆散走羅成後亦
為邵青所併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九

炎興下帙二十九

起建炎三年五月九日
丙戌盡六月七日甲寅

五月九日丙戌改江寧府為建康府

詔曰建康之地古稱名都既前代創業之方又仁祖興
王之國朕本繇代邸光膺寶圖載惟藩屏之名實符建
啓之兆蓋天人之允屬况形勢之具存與邦正議於宏
規繼體不失于舊物其令父老再覩漢官之儀亦冀士
夫無作楚囚之泣江寧府可改為建康府其節鎮號如
故

張浚往撫諭淮南

四日己丑薛慶執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知樞密院為提舉

杭州洞霄宮

張浚以樞密之職往淮南撫諭諸賊知高郵軍薛慶詐
迎入城見浚之貌慶曰豈有如此樞密邪遂執之朝廷
聞之乃罷浚知樞密院事為提舉杭州洞霄宮浚隨行
有陝西兵多遭殺者慶逼浚出所齎官告三千道而館
之初薛慶之執浚也屢欲殺之其黨王存勸止之曰真
偽未可知恐殺其樞密則異日欲歸朝廷其可得邪慶
然之浚遂得歸復為樞密院事

行狀曰盜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
邇行關一有滋蔓為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
公麾下請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斬賽等率兵降

遂趨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示以朝廷
恩意慶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胥
動頤浩等處罷公樞筦及聞公訖事還即日趨公歸且
詔就職

京西北路總管翟興及楊進戰于汝州魯山縣殺進

楊進入河南府固守于鳴臯山之北山翟興及其子琮
屢擾劫之使無寧息至是不安其巢穴遂棄輜重趨南
路興分衆邀擊會于汝州之魯山縣賊以精銳迎興于
娑娑店酣戰久之進死于陣中其衆皆潰興之軍以為
藥箭群發併中進及所乘馬皆斃進之衆以為徒黨自
殺之自是賊之餘衆復立劉可為首

三朝正史卷之二十九
翟興克河南府

翟興既敗楊進遂平京西南北兩路收復河南府由是躬率將吏至永安軍朝謁諸陵將士至陵所皆泣下感愴不已

翟興保奏李興功特補武義郎兼閣門宣贊舍人

李興孟州王屋人世為農業體幹魁桀有勇力寡言語尚信義二帝北狩興以保扞鄉里聚衆萬餘元帥府統制官常元以為義兵統領車駕南渡兩河陷沒興往來懷衛間攻劫虜寨斷絕糧道於牛心寺竹林河等處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遣人以書幣迎之遂聽翟興節制差知河南府長水及破楊進興保奏特補武義郎兼閣

門祇候

京城留守杜充及郭仲荀藺整閭勅奏陳乞還闕

張用等侵京西王勳擾淮西楊進已死京畿稍寧靜充等乃上表請上還闕不從

劉洪道為京東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上以京東隔在一隅劉洪道在青州屢騰奏牘方倚洪道經理京東乃除京東經畧安撫制置使併命宮儀知濟南府召閻臯赴行在仍賜詔戒諭密州李逵等使之報國

賜戒諭李逵宮儀張成等勅書

勅李逵等朕惟胡虜憑陵山東震擾保此數州之地皆

而諸將之功爾等夙著忠誠各應委任宜互傾于肺腑以同獎于朝廷速底成功是為報國

八日癸巳詔從官條具利害

詔從官條具利害侍從有獻幸蜀為長策者上籌之未決御史中丞張守上疏曰東南為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既遠適則姦雄必生窺伺之心况將士陝西人往往或勸為此行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此不過將士自為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併陳其害有十翌日至殿廬謂諫議大夫滕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入見上力言其不可上曰卿言正與朕意合此決難行其議遂寢翟汝文亦有疏請幸荆南其言亦不用

六月一日戊申朔李成圍楚州

六日癸丑誅苗傅劉正彥于建康府

先是四月上復位以苗傅劉正彥為淮南西路制置使副遣之任勤王兵將至傅正彥夜引兵開湧金門而去群臣乞急遣兵追捕詔韓世忠為江浙制置使將兵討傅先誅王世修吳湛以世修本預傅謀湛附賊故也傅至衢州江山縣裨將張翊斬鈞甫柔吉將兵降于周望韓世忠追傅等及于建州浦城縣漁陽驛與賊遇傅將兵居溪南正彥將兵居溪北約相策應世忠親率兵力戰正彥軍少卻世忠乘勝追擊正彥兵大敗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傅棄軍逃去墜水不死衆失傅所在苗翊

收其兵千六百餘人走劔川縣遼人劉晏隸傳麾下統赤心隊世忠之追及也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置既來吾事濟矣遂率衆歸世忠裨將池江擒苗翊以衆降苗翊張逵收其餘兵三千餘人走建陽喬仲福王德趙士成共追之盡降其衆苗傳變姓名為商人建陽走至一村落后投村舍詹氏欲更衣而去詹氏主人識傳遂擒之送于世忠世忠并正彥檻送行在並陵遲處斬于建康市將就刑正彥瞠目而罵傳曰苗傳爾真匹夫不用我之言遂至於此苗翊苗禡並繫磔于市

七日甲寅黃潛善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汪伯

彥責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左司諫袁植上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姦賊也

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黼攸乘天下治安之久伺人

主倦勤之隙持祿保位不顧後患創開邊隅貽禍宗社

淵聖皇帝雖能戮之而不能顯正典刑天下至今為恨

潛善伯彥當天下喪亂之後正人主憂勞之時天步如

履冰國勢如累卵存亡之機繫于一相方且怙寵擅權

蔽賢嫉能導諛者親忠直者疎苞苴者進潔廉者退附

已者立登要路忤已者致之死地道路側目不言敢怒

縉紳憤怒而相不恤閭里愁嘆而相不知致敵國肆為

謗讟事不忍聞外起逆臣敢行不軌民不堪命自登相

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自河之南迄于東京
由陝之右迄于淮甸生靈塗炭州縣丘墟臣以謂潛善
伯彥之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也陛下縱釋而不誅奈
宗廟社稷何奈天下百姓何李綱陷陛下于失信結怨
于虜人兵連禍結未有休息之期陛下特竄之海外天
下不敢議至潛善伯彥姑置之善地所以動搖人心將
士解體國勢愈危陛下愴惶東渡之際恨不膾大臣心
肝以謝宗廟何事定之後遂忘之也抑其門生故吏尚
居近密為之營救耶臣愚伏望陛下靜嘿深思念前日
有播遷之苦致逆臣生背叛之心采用臣言斷自淵衷
命有司檻至行在斬于都市庶幾威權自立人心自附

外折虜情內消姦萌可以固士氣可以崇國體中興之
功在此一舉遂責授潛善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伯彥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林泉野記曰黃潛善字懋和登進士第宣和間宰相王
黼喜之累加除擢靖康間知河間府兼高陽路安撫使
大金犯京詔河北諸州起兵勤王潛善依違逗留不行
及聞京師已破方領兵一萬赴康王于東平府王令駐
軍于興仁府以張換等十軍皆聽節制潛善怯懦無進
兵勤王之意及大金自宛亭來攻乃遣張換丁順孟世
寧擊射之中龍虎即君墮馬而走康王已聞二帝播遷
加潛善天下兵馬副元帥王至應天府加潛善徽猷閣

學士及即位除中書侍郎以其兄潛厚為戶部侍郎數月除潛善尚書右僕射御營使潛善固位怯敵與汪伯彥及諸內侍相結略無為國濟民之志恢復中原之心勸上幸揚州放散四方勤王之兵潰為盜賊占親兵一千自衛不用賢能惟薦用親黨王黼門人如盧益輩多用為八座侍從陳東歐陽徹上疏乞留李綱即斬之以吳給張閣之言為諱善交通關節賄賂公行西自五路京西東則澶魏京東日為大金所侵直至淮上潛善恬不為慮二年加尚書左僕射許景衡乞車駕駐江寧以備大金不測之侵潛善力阻抑之宗澤以收復兩河迎請二帝為急潛善大惡之專為諂佞固寵之計三年金

人已迫上欲南渡潛善伯彥尚苦留之上更不問率百餘騎徑渡潤州僅以身免軍民百萬皆為大金殺虜遂陷中原百姓聞潛善之名無不毀罵上至杭州御史中丞張澂言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後人言其罪改觀文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又再言其罪改觀文殿學士俄又言之士民皆怨憤遂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後司諫袁植再言其罪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汪伯彥字廷俊徽州祈門縣人也王本為祈門令招伯彥為門客故秦檜皆居伯彥席下崇寧二年登進士第梁子美知大名府伯彥為司理參軍子美甚善之累遷

中散大夫靖康元年進河北防邊十策擢直龍圖閣知相州伯彥兼主管真定府路安撫使公事及康王出使于大金過宿州伯彥言大金已南渡勸未可北行遣劉浩以兵三千迎入相州俄除兵馬副元帥雖畧招兵而怯懦無謀無勤王之念常勸謀往東南自保而已加伯彥天下兵馬副元帥建炎初除同知樞密院事俄除遷知樞密院事潛善結內侍以固權陳東歐陽徹被誅略無一言諫止吳給張閻卽成章皆以忠諫伯彥忌而竄之宗澤屢乞親征迎請二帝伯彥力沮之太學生魏祐上書言其與黃潛善共為奸邪乞早逐之伯彥占親兵一千自衛其家畧無為國濟民之心梁子美親族皆薦

其美官王黼之客盧益已為尚書伯彥助潛善薦為同知樞密院大金攻陝西五路京東京西諸州多殘破伯彥恬然不恤許景衡乞早渡江寧府伯彥力排沮之建炎二年除尚書右僕射與潛善相結阿諛順旨持祿固位而已大金已逼揚州略不遣兵拒戰上欲渡江又與潛善苦留次日車駕百官騎徑渡鎮江而六軍百姓多為大金誅虜天下咎其邪佞疎謬聞其名罔不切齒駕到御史中丞張澂言其大罪二十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後再言其罪改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又再言其罪降為觀文殿學士俄又言之士民亦憤心未厭以正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後司諫袁植

再言其罪責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裴淵以其衆至行在隸于韓世忠

初裴淵以收復秦州之功狀聞于朝得旨許赴行在既

至悉發隸韓世忠軍

張浚江淮荆湖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賜川陝官吏等詔

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艱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効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某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殉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勲

杜克為宣武軍節度使

朝廷除杜克宣武軍猶未知楊進死乃加進任正觀察使

范瓊率兵至行在送大理寺賜死

范瓊軍于洪州苗傅劉正彥之變除慶遠軍節度使湖

北路制置使瓊以兵會合不從及上復辟遣使宣諭至

是方來朝臣寮交章言其罪樞密院計議官劉子羽乞

誅瓊以戒暴亂呂頤浩張浚議定必殺之乃召赴都堂

命劉光卬入瓊寨撫定其兵送瓊大理寺賜死猶不伏

獄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疼移時死其弟并三子皆流

嶺南

張浚行狀曰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女貞通及京城破逼脇后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及乘亂剽略為亂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凶伏誅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既陞對恃其衆盛悖傲無禮多所邀求且乞貸傳正彥遂黨左右等死公奏大略云瓊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群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陝行有日矣乃心跼蹐若不盡言乞伸典憲死目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樞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謹飭吏數輩作文書劄榜皆備

鎖吏于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瓊議事瓊從兵溢塗巷意象自若坐定公數瓊罪瓊愕眙命縛瓊送大理寺子羽已張榜于省門外親以聖旨撫勞瓊衆曰聖旨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無所預衆頓刃應喏瓊論死兵分隸神武軍

姓氏錄叛逆傳曰范瓊字寶臣開封人也自卒伍補官宣和末河北京東群盜起命瓊往招張仙崔智李寶蔡進等有功金人圍京城瓊與李寶等來勤王屢與大金戰皆身先士卒數破之由是顯名大金退命瓊軍河北招群盜劉浩等數戰破之加觀察使賜第一區金人再圍京師瓊為京城四壁都巡檢使金人初至城下三日

三戰皆破之。彈壓軍民稍定。及京城陷。淵聖出郊。大金使瓊取太上及鄭皇后、朱皇后、太子、諸王、貴妃等。瓊伏劍逼請出城。詣金人寨。百姓邀駕者。瓊皆斬之。金人又命京城再立異姓。揭榜於市。勸諭之。及欲立張邦昌而統制吳革欲擁軍民併與金人死戰。以奪二帝。瓊又與左言以兵攻革。執而誅之。殺數百人于金水門外。而邦昌立矣。般甲仗欲候金人退師。往撫諸路不伏者。建炎初。至應天府。加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同都統。往襄陽討李孝忠。瓊至。屢與孝忠戰。敗績。會諸郡兵皆至。與孝忠大戰。臨陣殺之。其將張世立、孝忠弟孝義降于喬仲福。瓊至軍道。遇群賊孫仲等。與戰皆滅之。加天武捧

日四廂都指揮使。同主管侍衛步軍司。移軍真州。後除瓊御前平寇前將軍。領王綱、王彥等軍。駐京師。二年。群盜劉忠據海州。懷仁縣遣統制張仙、崔智、慕進、徐靖等擊之。忠詐降。仙等入忠寨。撫之。忠伏兵起。擊仙等。皆殺之。降其兵。瓊屢與忠戰。皆敗績。羞恨而已。回軍壽春府。軍士與壽春府兵作爭。遂相殺。爭出劫其城。殺其知府鄧紹密、閩苗傳、劉正彥之變。瓊在洪州。傳除慶遠軍節度使。湖北路制置使。瓊與傳書問往來。不肯進兵。張浚十一檄令會合。勤王瓊終不進。上反正。遣使宣諭。方來。臣寮累言其罪。張浚、杜充議除之。召赴都堂。命劉光世入瓊寨。撫定其兵。送瓊大理寺。賜死。臨死猶大呼不伏。

罪其弟并三子皆流廣南籍其家財
劉光世招降韓雋
韓雋初隸苗傅為第四將傅敗雋以所部人馬走至湖
口渡江至蘄州知州王性與州縣官盡棄城閃避雋檢
視軍資及諸庫州倉錢絹米麥皆盈滿雋悉自封鎖之
出榜止約不得秋毫擾于民間不得攘取倉庫次日便
行欲往京畿尋楊進投之至光州仙居縣界值王善張
用遮路兼聞楊進已死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安
雋雋乃受之光世令回蘄州牲及州縣官已復入城治
事矣牲率州縣官迎見雋叙話甚懽雋自此更名世清
號為小韓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

炎興下帙三十

起建炎三年六月十六日癸亥盡八月

十六日癸亥下罪已詔

詔曰朕纂承大統三年于茲天監未回國勢滋削廼者
 季夏之月常陰示譴當煥而寒變不虛生竇由菲德今
 朕歷陳過失明告庶邦爰自建炎之初大敵始去臣民
 勸進思戴舊恩便合糾率群心力圖恢復直造京闕號
 令四方而乃退避苟安遲回不決滋亂長寇以迄于今
 此則朕昧經邦之遠圖其失一也維楊駐蹕志援中夏
 不能指授將帥保固疆陲西自關陝東踰兗鄆爰及唐
 鄧悉為戰區加以斥堠不明備禦無素敵師深入直抵

淮甸倉卒之間匹馬南渡至使衣冠陷沒井邑丘墟老
稚啼號遺骸枕藉以此則朕昧戡亂之大畧其失二也
潰散軍兵避寇黎庶既無主帥又乏資糧本以邀求漸
成剽奪暴露風雨隱匿山林寢終夕而靡違日偷生而
何樂想亦厭為暴露思作平人特以誠意未通彼此情
阻使我良家子弟被不令之名報國兒郎懷自疑之計
此則朕無安人之德其失三也既達餘杭群帥在外逆
賊苗傅等潛懷異志乘我中虛擅殺樞臣稱兵魏闕逼
脅上下顛倒乾坤所賴在外大臣抗疏輸忠提兵入衛
將帥協濟國步再安社稷之危幾如累卵此朕失馭臣
之柄其失四也朕之四失姑舉大綱至如直言之士御

憤未攄死事之家遺孤未錄朝綱尚紊軍律不嚴兵無
殺敵之心士忘死節之誼京東兩路旱蝗相繼斗米萬
錢粟麥雖成反資賊廩加以軍期調發力役繁興遠邇
嗷嗷民不堪命疆宇之內悉是吾人怙亂阻兵更相屠
戮殺氣熏為疾疫善良轉為敵讎皆自朕不能撫恤軍
民以至于此為人父母慚德良多尚賴九廟神靈遺澤
未泯萬邦臣子懷舊一心宗社未夷歷數無改今朕深
自循省悔過責躬一食之間惟二聖是念一席之上惟
四方是憂逆耳忠言欽而必受寬民良法信而必行放
斥宮嬪減損服御捐不急之務罷冗食之官積粟訓兵
圖復舊貫庶漸平于多壘獲迎奉于兩宮惇惇此心未

知攸濟惟爾股肱輔弼暨于在庭同卹朕躬罔自暇逸
愛日圖治庶幾小康惟爾爪牙將臣奮激忠勇併力齊
心捍禦邦家懋建勲名攘却寇敵惟爾監司郡守拊循
疲瘵安輯流亡合勢連衡以銷外侮惟爾群黎百姓念
祖宗覆育之恩懷父母邦鄉之戀各堅忠義同衛王家
嗚呼天雖遠誠意既孚則如影響之隨民雖遠人心既
洽則如堂奧之近爾有疾痛朕聞其嘯呻爾有憂勞朕
同其焦灼尚慮有衆未悉朕志特頒詔書諄諭再三行
在令尚書省出榜朝堂在外令監司郡守行下告諭無
有遠邇咸知朕悔過之意庶幾上下協德中外一心銷
弭戡兵導迎善氣嘉與四海同臻緩靖頌不美歟

又詔令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御史中丞張守上疏
疏曰陛下罪已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旣實有所未至
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諉陛
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為殿中侍御史日常進修
德之說前後凡三上疏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
聖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也享膳羞之奉則思二聖母后
羶肉酪漿之味也服輕煖之衣則思二聖母后窮邊絕
域之寒苦也据予奪之柄則思二聖母后語言動作受
制于人也享嬪御之適則思二聖母后誰為之使令也
對臣下之朝則思二聖母后誰為之尊禮也要如舜之
兢兢業業如湯之慄慄危懼如大禹之菲惡如文武之

勤憂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神天不為之助順者萬萬無是理也漢王吉有云俯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通神此言可以行也漢枚乘有云出輿入輦命曰癡痿之災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此言可以戒也至是守復再及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蓋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今春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于既漢制災異策免三公御史大夫蕭望之謂日月無光咎在臣等宣帝以為意輕丞相天變之來宰相須任其責併論時相有勤王之師無王佐之略論其才能辦一職而有餘論其器識幹萬機為不足筭計見効曾不及于前日臣以謂不若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推服公願以為相者親擢而並用之又上疏曰陛下以災異詢訪闕失獻言者無慮數十其忠義切直可以裨聖德而贊國論者不為少矣願獎諭成就或加褒擢一二以示畏天罪已之責上皆嘉納之

二十八日乙亥杜充淮南京東宣撫處置副使

權知磁州蘇珪叛附于金人

初知磁州宗澤既勤王而去也以州事交與路分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用有禁軍有民兵甚眾禁軍恐其

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有書表司趙正隆者宗澤常以
為中軍將正隆與進謀遂殺侃及在州官以通判趙子
節為知州又同知蘇珪者素得軍民情亦不被殺金人
圍城急對壘築城坐守以困磁州城中皆知不可于是
楊耳興等作亂殺子節而進等請珪曰有三事能從我
則方可為知州衆曰試言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
京師見宗元帥如何時澤已歿城中猶未知也衆曰不
可又問吾與汝等力戰如何衆又曰不可珪曰盍開門
乎衆有相從意皆不應珪乃與衆下城倒旗幟呼曰磁
州開門投拜金人以數隊至城下且折箭為誓曰不殺
人進等猶欲先縱剽掠然後投拜乃曰可俟來日開門

諸吏覺之促珪下吊橋已下諸軍乃散去由是開門官
吏僧道迎金人以入翌日有米麩入城其價頓減數十
倍磁州武安縣始下其縣城乃宣和間知縣陳耕所築
用以拒張迪等群寇者也

詔皇太后皇太子六宮赴江表

詔防秋令官吏家屬從便

詔曰朕膺九五之尊當百六之會內則紀綱墮壞未有
振舉之方外則夷狄侵陵未有禦攘之策頃者退保淮
甸暫駐維揚而輔弼無先見之幾將帥失間探之實迺
禁居民之遷避頗弗輿情憚於日下之小勞馴致大禍
敵之奄至王室阽危皆朕德之不明致生靈之重困雖

創懲而罔怠念哀痛以何追今者迫近防秋理當夙戒
朕已命杜克提重兵為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副使力
保諸路又于七月下旬恭請隆祐太后津遣皇太子六
宮及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百司庶府非與軍
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二三謀臣帷幄宿將士庶軍
人戮力同心以備寇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冒鋒
敵而敢避誓有一死以保群生爾兵爾民不無室家之
累鄉邦之懷雖去危就安事不可忽應官負百姓欲遣
家屬南去者官司不得禁止仍令沿路州縣優與存恤
無致失所見留官吏兵將義當體國不可輒離官守所
有家屬亦聽從便所至去處聽逐路寺觀空閑官舍宿

泊不得邀攔阻節咨爾卿士大夫軍民等勿謂朕躬有
罪而忘祖宗涵養之恩勿謂國步方艱而忘父兄忠義
之訓未堅字缺兩共濟丕圖

遺史曰維揚之役遭殺戮者不可以萬計上思而憫之
時將防秋乃降是詔

遺史曰是時始措置防江之策十有六條令刑部鏤板
起居郎張守疏其失有五且曰機事尚神密而鏤板頒
行非也又上疏曰敵師近在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
畫措置未見端緒大臣在政事堂日困文書賓客之冗
願令置常事所思以備禦朝夕講究以次施為朝論是
之

置御前五軍別置御營使司五軍統制

初以辛企宗為御營使司統制陳思恭為御營使司後
軍統制韓世忠張俊不服乃改御營使司五軍為御前
五軍別置御營使司五軍統制以陳師古顏孝恭等為
之

王瓌為斬賽所敗

先是朝廷以斬賽為淮東路總管屯于揚州已而復叛
朝廷先遣王瓌充招撫使與賽遇興化瓌軍不整為賽
所乘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盡為賽所得瓌僅以身免

朱勝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張澂以資政殿學士知江
州

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
不能身衛社稷式遏兇邪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凌肆
以柰機衝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為焉用彼相
昔馮道歷仕數代嘗為宰輔惜身安寵以免于時坐視
廢君易主如同行路而歐陽修以為臣如此愧斷臂之
婦人朕方力致中興綜覈名實雖藏疾納汙務從寬貸
而國之綱紀當辨忠邪今二兇就誅典刑斯正勝非之
徒盍議其罰勝非遂落職宮觀張澂以資學知江州
先是張守為御史中丞首論朱勝非等不能思患預防
致賊猖獗至是二賊已伏誅乃正勝非等罪

窩理盟撻懶闔目屯濱州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平差濟南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三十一
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諸州郡
七月九日乙酉閻臯宮儀棄濰州閻臯歸于朝廷

金人犯侵京東其勢甚盛劉洪道及宮儀閻臯議棄維州約宮儀攻張建寨閻臯攻柘米寨洪道攻青州臯率其衆欲往登州經由萊州之境張成知之遣人截路邀之臯大敗衆皆潰散臯以二十餘人至登州茶山奪王員外船過海歸于朝廷宮儀洪道率衆出東門過白浪河下寨安泊老小儀率衆復入濰州大肆剽掠然後出攻張建寨不克遂犯密州密州恐儀再入安丘遂盡焚安丘及公路居民儀乃屯于密州南盤石河去州八十里洪道攻青州入之得偽知州向大猷并獲大猷所出

文榜大猷不知也存留大猷于軍州中

張成以萊州叛附于金人

張成既敗閻臯之衆而金人漸入萊州之境成遂以萊州降于金人成起身軍卒據有萊州遣人詣行闕進天申節禮物金銀賜詔獎諭

賜萊州張成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勅書

朕惟東萊隔絕于兵久不為郡乃紀誕彌之月遠輸貢篚之珍自非誠悃之確然安得駿奔而至此載觀來奏嘉嘆久之

潰軍郭仲威據淮陽軍

郭仲威初與李成皆在淄州金人舉兵侵京東仲威與

成皆離淄州成往宿泗州仲威往淮陽軍時淮陽軍無
守將唯二將校自權知通仲威屯于城下初許與百姓
通買賣既而遂圍其城而攻之仲威之衆僅五六百而
已乃取下邳八鄉之民雜于軍中凡攻四月破其城大
肆劫掠盡取其強壯克軍是時維揚楚州金人皆已北
歸仲威遂趨楚州

翟興攻敗王俊克汝州
王俊聚衆據汝州翟興欲親至城下招之使降既入其
境俊則塞井夷竈以困興興大怒既而城下俊令其黨
矢石俱發興曰吾以好意來而王俊敢爾命將士攻之
指顧之間已有登城者俊引其衆遁歸繖蓋山興按轡

入城秋毫無犯百姓皆安堵休士三日復率兵至繖蓋
山分布將士出戰賊援兵衆興躍馬馳突而出曰賊識
我乎翟總領也因彎弓射之賊皆遁走

十八日甲午潰軍馬友與張用曹成李宏分軍
張用等屯于確山一帶度夏刈民麥而食皆盡虜掠無
無所得乃會議欲復往京東馬友請以本部兵沿淮巡
緝且留此用知其有相離之意遂許之友乃以本部兵
數萬去為七軍甲午曹成李宏與用寇光州境內沿淮
劄木寨為久駐之計

二十一日丁酉張浚領劉錫趙哲王彥等兵往川陝
初王彥在真州養疾維揚之亂因渡江至浙西苗劉之

三朝正史金 卷一百三十一
亂以彥為御營統制彥曰梟鴟逆子行即誅鋤乃欲汚
我邪即稱疾辭免時隆祐皇太后稱制降旨不允彥因
佯狂乞休致上復辟嘉彥忠義不撓差知洮州主管公
邊同安撫司公事未赴張浚以江浙荆湖川陝宣撫處
置使奏彥為前軍統制官太子少傅王綯請置使以分
浚之權不許是日發建康東歸文辭以本誓其公其
杜克除同知樞密院事帶武庫直學士
制曰精神折千里之衝莫大先聲之振文武作萬邦之
憲允資全德之良朕憂未濟之難思得非常之佐永懷
人傑久去朝廷輟論筦鑰之嚴付以機樞之重具官某
剛明不撓沉鷲有謀狗國忘家得烈丈夫之勇臨機料

敵有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更百戰夷夏聞名而褫
氣兵民趨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而保我國都孰若委
腹心而還之廊廟庶仲尼既用齊人亟反乎侵疆隨會
來歸晉國永無群盜副予虛佇時乃之休

賜杜克辭免不允詔惟今日之事在於審觀機會先立
規摹度吾足以勝彼與吾足以守此者而已以卿資兼
智勇識洞古今茲予付爾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謂國
人皆曰賢然後命之者也豈朕私意哉奚乃累章過形
控避朕言不再勿復重陳

賜杜克第二辭免不允批荅朕遭世多艱臨川望濟求
賢靡獲當饋興嗟以卿負天下之奇才明古人之大略

兩京之績四海所聞茲擢預于幾微庶稍寬于憂頽朕志定于召卿之始卿謀期于效朕之成衆論皆然屢辭奚益所請宜不允

杜充留守京城以絕糧遂赴行在既至除同知樞密院事

二十六日壬寅隆祐皇太后迎宗廟省部百司赴洪州諸路公事皆赴洪州與決

詔曰朕屬時多艱涉道未濟念邊隅之震擾慨國制之捨攘將蕪摠萬幾則軍旅之政在所先欲專意五兵則邦家之事不可廢蓋文武一道固無任用之殊而軍國異宜容簡經常之務必有效弊之策以為戡亂之方今則因時變通隨事參酌合三省樞密之任摠百司庶務

之繁爰命適臣俾司厥職若征伐財用之大計與賞罰選任之至權悉屬行營具關朕聽既獲親于戎律亦無廢于邦經庶振大威稍平多壘朕已躬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往江表其行在有司非預軍旅之事悉俾從行仍命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從衛前去應軍旅錢穀差除等事咸摠于行營其常程有格法事務及四方刑獄奏案吏部注授差遣整會功賞舉辟之數並隸洪州三省樞密院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李邴滕康制曰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之嚴衛乃令近放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

權仍總行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沉邃惇實而裕和謀
謨為至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
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阽危之會尤
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
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日承于溫清分周公之
陝其身任于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賜李邕不允詔朕方排難而解紛未暇宅中而圖大乃
眷重江之阻實宜慈壺之居爰輟輔臣徃司行省以卿
負古人之學有當世之才比擢預于政機坐收還于威
柄詳觀底蘊尤見典刑茲權中外之宜實付安危之寄
是為分陝咸謂得人奚未喻於至懷尚力辭于成命往

圖經濟用釋頽憂

八月劉光世駐軍江州

初王德受韓世忠節制以追苗傅劉正彥也世忠喜德
之勇鷙欲使歸其麾下乃使心腹健將陳彥章圖之德
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
不平之拔刀刺德不中德奮力殺彥章就知州請授德
詣闕聽旨送郴州編管次長沙詔趣德還適會光世屯
九江奏留德復統故部

潰軍劉文舜屯于舒州

劉文舜率眾犯舒州通判權知州事鄭嚴濠州人也遣
人致書以禮待之文舜喜遂入城秋毫不擾嚴申朝廷

朝廷命以官并賜袍帶鞍馬文舞一行皆喜文舞用事
人王德仁字德一亦授通直郎

王庶罷節制六路軍馬

王庶失延安府自劾待罪至是命下遂罷歸田里慶帥

王似代領節制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



聖